

第十二册

金  
粉  
世  
界

765

蓬文第六站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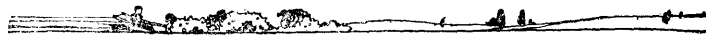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36 2146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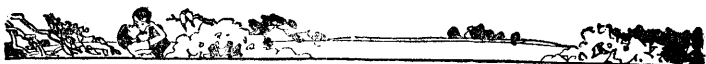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二回 有約斯來暢談分小惠 過門不入辣語啓微嫌

清秋回到房裏，燕西兀自擁被睡得香。清秋見劉媽站在一邊，對床上一努嘴道：由他去睡罷。說畢，他不待清秋再說，却出去了。一會兒工夫，他捧着一隻銀邊瑱瑯的小托盆，托着一隻白玉瓷小杯子進來，放在棹上。清秋一看，是一杯水，帶着一點鴨蛋青色，杯子裏熱氣騰騰的，往上升。清秋這却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但是端來了，還是喝呢？還是不喝呢？這又是個疑問。剛才婆婆也曾說了劉媽在等着我，讓我回來喝，那末，總要喝的了。因此拿了杯子的把子，端將起來。這時，那杯子裏的一股熱氣，不由觸到鼻端，仔細一聞，却是一股參味，這一聞之下，恍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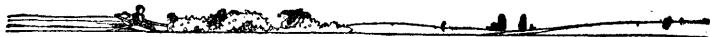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悟，原來是一杯人參湯，向來也就聽到說過，有錢的人家，在新人進門的次晨，是會送一杯補身的人參湯來喝的。自己冒冒失失，接過來就喝，未免不好意思。可是已經接過來了，不喝更不合適了，只好大模大樣，不在乎似的，端着喝了幾口。這水裏着實放的冰糖不少，却也沒有什麼藥味，倒是甜津津的，喝了大半杯，就放下了。劉媽端杯子走了，清秋就走到床邊，就把燕西極力的推送了幾下，輕輕的道：「嘿！醒醒罷！什麼時候了，你老是睡着，一會兒人來了，看見了，成什麼樣子？」燕西翻了一個身，揉了揉眼睛，向外看去。清秋道：「看什麼，十點多鐘了，還不起嗎？」外邊客廳裏，客不少了。燕西一翻身坐了起來，伸了一個懶腰，笑道：「我恍惚聽見你早就起來了，於是一面穿衣起身，一面到床後洗澡房裏去洗臉。及至洗了臉出來，那劉媽也照樣的端了一杯參湯，送到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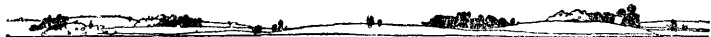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二回

西面前來。燕西將手一揮道：端去罷，給我斟一杯茶來就是了。劉媽還笑着站立不動。清秋這才知道這參湯是不喝爲妙的，只可惜自己大意了，却老實的喝了。好在這事在閨房以內，不會有人知道，也就模糊過去。燕西起身不久，果然就有客鬧到新房裏來了，燕西陪他們鬧了一陣子，也就跟着到了客廳裏去了。許多女賓也就陸續不斷的到新房裏來。午晚兩餐飯，也是燕西清秋分別作主人，招待得很週密。這一天晚上，又是熬得三點鐘。燕西倒罷了，白天隨時可以休息，而且晚上覺得睡的很足，可是清秋日夜不停，簡直撐持不住。到了第三天，他們應着南邊的舊俗，夫妻雙回門。冷太太一見，只見他那小姐的臉，更減少了一個圈圈。這幾天原就想着，他還是一個小孩子，突然到了這樣富貴人家去，不要受不了這種的拘束。這一見面，見他是這樣清瘦，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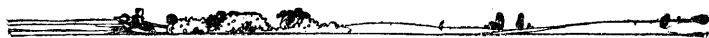
由心裏一陣難過。拿着清秋的手，不由得流下眼淚來。清秋笑道：我離了家裏，您捨不得我，吊淚還有可說。現在我回來了，您還吊淚作什麼。冷太太因燕西在面前，當時且不說什麼。後來清秋到屋子裏來了，因就問道：孩子，你看怎麼樣，那種大家庭，你過得慣嗎？清秋笑道：你老人家不要說這種不知足的話。我們和人家那邊比，自有天壤之別。過慣了這種日子，到那裏去，反而會過不慣嗎？這話真也說得奇怪了。這一層您就放心了。冷太太聽到清秋這樣說，心裏自然寬慰了。也就不再多說什麼。到了下午，夫妻二人，又雙雙坐了汽車回來。這日已經沒有客了，清秋回家之後，換了衣服，就到婆婆屋子裏坐。這屋子裏有佩芳玉芬梅麗道之二姨太。先是金太太問清秋道：你今天回去，親家太太捨不得你吧？清秋道：還好。金太太道：那總是捨不得的。況且親家太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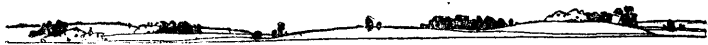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五回

面前，只有你這樣一個，平常是母子相依而今分開了一個，怎樣捨得呢？這句說話說了不打緊，說得清秋心裏一動，幾乎要哭將出來。因屋子裏有許多人，就極力的忍耐着，笑道：這又不是離開一千八百里，要什麼緊呢？像幾位姐姐都出過洋的，千里迢迢，遠山遠水，你老人家也沒有說一聲捨不得。金太太笑道：我就非你母親可以打比了。我養了這麼些個，直等他們累了個够，只要能走開兩個，眼面前圖個清淨，我倒還是歡喜的，你母親只你一個人，你走了，他就孤單了。雖然說同住一城，可是這樣一來，女兒就是人家的人了，心理作用，總是有的。不過我想親家母無事，倒可以常來常往，我是終年到頭的閑人，若是不出門不打牌，就喜歡找幾個人談天，親家太太來了，我一定歡迎，多一個談天的人了。佩芳笑道：要作別事的人沒有，要談天的人，家裏還不有的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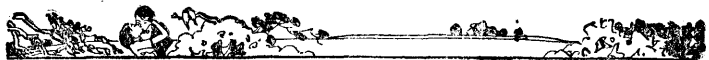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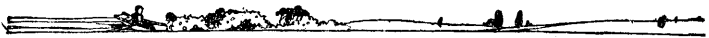
何必巴巴的歡迎冷家伯母來哩？金太太道：這就叫物以類集了，你們年輕的人，和我那裏談得攏？佩芳笑道：我們這些人，真也是飯桶，連陪母親說話的這種容易事，都辦不過來。金太太道：倒不是陪不過來，我是人老珠黃不值錢，沒有法子讓你們陪着來說呢？道之笑道：媽這句話，是自謙之詞，可惜這一謙，謙得不大妥當，把人家冷家伯母拉在內作一個陪客了。金太太道：該打，我說話，那裏能夠那樣遠着灣子呢？他們這樣說笑，清秋看在肚內，覺得金家太太那天早上對自己說的話，只要舉家和睦，不講那些虛偽的禮節，今日看起來，倒也很符其實，覺得家庭有這種樂趣，那才是。對於自己，心裏也就安定許多。金太太有時談到他頭上，他也就回答一兩句，不過自己是個新來的媳婦，有些話却不敢糊塗亂說。金太太見他這樣，覺得他總是在忠厚一邊。當燕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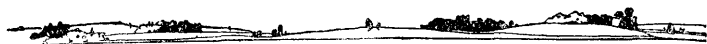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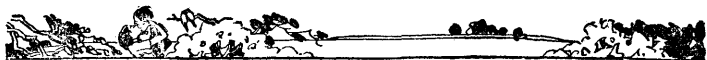
西未結婚以前，有許多人說，冷家女孩子如何如何，和燕西過從親密，如何如何時髦，如何如何會出風頭。金太太其初雖不大相信這句話，然而燕西從前是醉心於白秀珠的。現在清秋能把燕西愛白秀珠的心，奪了過來，那末，清秋的交際，必超出白秀珠之上。後來道之姊妹，極力說他的學問好，又經了許多方法證明，知道他的確不錯，及至一進門，金太太就會加以充分注意，這就有信任清秋的意思表現出來了。當日談了一場，各自散去。玉芬回到房裏，恰好老媽子說來了電話。玉芬道：是誰來的電話，糊裏糊塗，就叫我接話嗎？老媽子道：好像是一位小姐，我問他，他在電話裏直發很，就說請你三少奶奶說話得了，幹嗎發很，難道我說話的聲音都不懂嗎？玉芬聽他這樣說，料想是熟人，便接了電話問道是誰。那邊答道：好人啦，連我的聲音，你都聽不出來了。





玉姐，幹嗎你也是這樣呢？玉芬這才聽出他的口聲來了，原來是秀珠。便笑道：你給我這個釘子碰得太豈有此理。我還沒有聽見你說話之前，我知道你是誰。我的小姐，你又是什麼事不高興，拿你老姐姐出氣呢？玉芬先是隨便的說，但是說到這裏之後，他已經知道秀珠是爲什麼事生氣了。連忙就說道：不說廢話了，你有什麼事找我說嗎？秀珠道：我有許多東西扔在你那裏，請你查一查，拿一個東西裝了，給我送回來。勞駕勞駕！玉芬道：你這話我不大懂，有什麼東西扔在我這裏，又叫我把一個東西裝了，送到你那裏去，這是什麼意思？秀珠道：你是存心有什麼不明白的。我丟在你家裏的衣裳也有，用餉零件東西也有，小說雜誌也有，請你用一個小箱子，或是柳條籃子，給我裝好，送到我家來，這話說得很清楚了，你該明白了吧？玉芬道：明白是明白了，不過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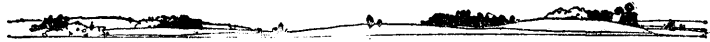
回二十五第

扔的東西，我見了才知道是你的，見不着可查不出來，最好請你親自到我這裏來一趟。秀珠道：怎麼樣，我託你這一點小事，還不成嗎？玉芬道：我實在不清楚，你有些什麼東西，你抽空來一趟……秀珠不等他說完，就接着道：來一趟嗎？來生見罷，你若分不清我的東西，就算了，我也不要了。說畢，嘎的一聲，就把電話筒子掛上了。玉芬和他說話說得好好的，忽然掛上話機，也不知道那句話得罪了他，將掛機只管按着，要秀珠繼續的接話，秀珍又接着說道：玉姐嗎？有什麼話，還沒說完嗎？玉芬道：你是不肯光降的了，我到你府上來，可以不可以呢？秀珠笑道：那是很歡迎的了。幾時來？玉芬道：明天上午來罷。秀珠道：好極了，我預備午飯給你吃。可不要失信啦。玉芬道：決不決不！於是說聲再見，掛了電話，玉芬當時在屋子裏搜羅了一陣，把秀珠的東西，找了一隻小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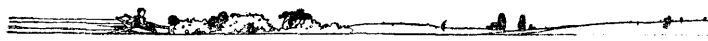
包，一處裝了，鵬振在一邊看見，問道：你這是作什麼？玉芬道：我要逃走，你打算怎麼樣呢？鵬振笑道：怎麼一回事？這兩天你說起話來老是和我發很。玉芬道：這就算發很嗎？我要說的話，還沒有說呢？我因為這幾天家裏做喜事，不便和你吵，過了幾天，我再和你一本一本的算賬。鵬振道：這就奇了，我還有什麼不是呢？玉芬道：你自己作的事，你自己總應該明白。鵬振道：我真迷糊起來了，我仔細想想，我並沒有作什麼錯事。玉芬道：你沒有作錯事嗎？又是小旦，又是大鼓娘，左擁右抱，還要怎樣的鬧，你才算數。鵬振這才知道是前三天的事。玉芬道：你這回還能抵賴嗎。全是你自己當面供出來的。鵬振笑道：你這個壞透了的東西，那天慢慢的哄着我，讓我把真話全告訴了你，你今天才來翻我的案。說着話，慢慢的向前走，走到玉芬身邊來。他一扭身子，就把他一推，板





回二十五第

着臉道：誰和你這不要臉的東西說話？鵬振站不穩，倒退了好幾步，碰了一個大釘子，心裏當然有些氣憤不平。但是自己做錯了事，有了把柄在人手上了，又不好和他硬挺，便道：我不和你鬧。讓開你，等你一個人去想上一想。說畢，一轉身，打開房門，竟自走出去了。玉芬見他走了，也不理他，把東西理了一理。到了次日上午，誰也沒有告訴，却在汽車行裏叫了一輛汽車，竟自到白家來。白家並不是那樣王府一樣的房子，汽車在外面喇叭一響，裏面就聽見了。秀珠知道是玉芬到了，親自迎將出來。玉芬進去，在重門就遇着了他了。秀珠攜着他的手道：你真來了，而且按着時候到了，這是我料不到的事。玉芬笑道：你這話就不對，我在你面前，有多少次失過信哩？秀珠道：倒不是你有心失信，不過貴人多忘事，容易失信罷了。說着話，秀珠把他引到自己屋子裏來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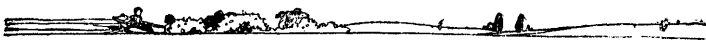


老媽子獻過了茶烟，秀珠將手一揮道：「出去，不叫你不必來。等老媽子走了，然後笑着對玉芬道：『你家辦喜事，忙得很吧？』玉芬道：『辦喜事不辦喜事，關我什麼事？』秀珠道：『這是什麼話，娶弟媳婦，倒不干嫂嫂什麼事嗎？』你難道不是他金家一家人。」玉芬道：「你說，又怎樣干着我什麼事呢？」秀珠道：「既然不干你事，怎麼這幾天你在家裏，忙得電話都不能給我一回。」玉芬道：「家裏辦喜事，少不得有許多客，我能說不招待人家不成？」秀珠道：「這不結了，還是干着你的事啊。」玉芬道：「妹妹，你別把這話俏皮我，老七這一場婚事，我從中也不知打了多少抱不平，直到現在，我還和他們暗中鬧彊扭，不是我說你，這件事老七負七八分責任，你也得負兩三分責任。」秀珠道：「這倒怪了，我爲什麼還要負兩三分責任呢？」玉芬道：「從前你兩人感情極好的時候，怎麼不帶上訂婚的戒指。其二，你





一個好朋友的資格，爲什麼對老七取那過分的干涉態度。年青人脾氣總是有的，這樣慢慢的望下鬧，鬧得就不能……秀珠道：別說了，別說了，要照你這樣說，我那裏還有一分人格，一個青年女子，爲着要和人結婚，就像馴羊一般，聽人家去指揮嗎？不結婚又要什麼緊？何至去當人家的奴隸。玉芬因爲彼此太好，無話不可說，所以把心中的話直說了。現在秀珠板着面孔打起官話來，倒叫人無話可答，因道：表妹，你是和我說笑話，還是真惱我呢？要早說笑話，那就算了。要是認真呢，打開天窗說亮話……秀珠連忙一笑道：得了，別往下說了。玉芬道：你既然知道我的意思不錯，我就不說了。可是最近的情形，你還不很明瞭。這件事，完全是道之一手包辦，好就好，若是不好，我看道之怎樣負的了這一個大責任？秀珠道：怎麼樣？伯母對於那個姓冷的有什麼不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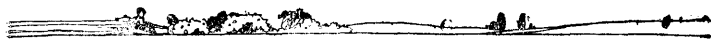
的表示嗎？玉芬道：怎麼會不滿哩？這個時候，正是新開毛廁三天香，全體捧着像香餠餠一樣哩。秀珠冷笑道：我就知道嗎？你從前說你家裏那個和我好，那個和我感情不錯，現在這怎麼樣呢？玉芬道：還是那句話，從前你若是和老七感情好，一帆風順的向前做去，當然有圓滿的結果。所以我剛才說你從前的辦的法子不對，你又要和我名正言順的，談什麼人格不人格。秀珠笑道：得了，過去的事，白談什麼。東西帶來了嗎？玉芬道：帶來了。放在走廊上，你去檢查檢查。秀珠道：不用得。回頭再檢罷。短了什麼，我再打電話給你。玉芬道：真的，從此以後，你就不到我們那邊去了嗎？秀珠靠着沙發椅子，兩手胸前一抱，鼻子哼了一聲。半晌道：金家除了你之外，我一律都恨他。玉芬笑道：我也不會除外吧？這是當面不好意思說呢。秀珠將兩手向人亂擺。右手捏着一方小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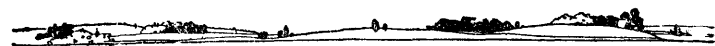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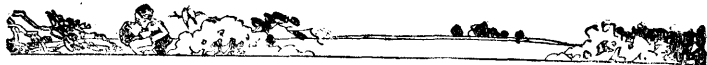
的綢手絹，也就像小蝴蝶一樣，跟着擺動。搖頭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不提這種不相干的事了，找別的話談談罷。」我知道你要來，我已經預備了幾樣好菜，我們先痛快喝一點酒罷。玉芬道：「酒是不要喝，你作的好菜，我倒要吃一點。」秀珠道：「就是我們兩個吃罷。不要驚動他們，我們好說話。」於是就叫了老媽子來，吩咐在小客廳開飯，陪着玉芬吃飯。吃飯以後，又引他到屋子裏來談話。談了許久。玉芬道：「在屋子裏悶得慌，我們到公園裏去玩玩，好不好？」秀珠道：「就在家裏談一會子算了，何必還要跑到公園裏去。我到了那些地方，我就要添上一分煩惱。」玉芬笑道：「逛公園怎麼會添煩惱？我知道了，莫非你看見人家成雙成對的，你不樂意嗎？」若是這樣，你真合了現在新時髦的話，有了失戀的悲哀了。」秀珠道：「怎麼回事，我和你說了一天的話了，怎麼你還是和我開玩笑嗎？」玉芬道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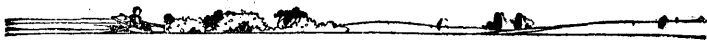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開玩笑，我勸你不要把這種事橫攔心上。我們慢慢的向後瞧。秀珠冷笑了一聲道：哼！我就是要望後瞧。兩人說着話，又把出遊的念頭打消了。坐了一會，秀珠打開自己的箱子，在裏面小小的皮裝首飾箱子內翻了一會，拿出一個藍綢面的小盒子。打開來，裏面盛了一盒子棉花，揭開棉花塊，却是一個翡翠戒指，綻在一張白紙殼上。秀珠拿了起來，遞給玉芬看道：這是今年正月我在火神廟廟上買的。你看這東西怎麼樣？玉芬接過來一看，只見那戒指，綠陰陰的，週圍一轉，並不間斷。就是戒指下部，也不過綠淺一點，並沒有白紋，不覺贊了一聲好。秀珠道：自然是好，若是不好，我幹嗎收得這樣緊緊的呢？玉芬道：什麼東西都是時新，都是復古，這翡翠手飾，不是二三十年前人家愛用的東西嗎？現在又時新起來。許多人都要帶這個東西，我也買了一個，沒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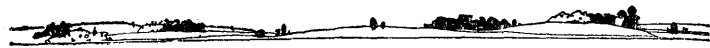
回二十五第

這樣綠。秀珠道：「不就是上次我看見的那一隻嗎？你帶在無名指上，倒是嫌大一點，多少錢買的？不會貴吧？」玉芬道：「是二十八塊錢買的，我倒不是圖便宜，實在買不到好的，有三四十塊錢一隻的，比一比，和我那個竟差不多，我又何必買價錢大的呢？若是像這隻綠的，這樣愛人，出五十塊錢，我也願意要。說時，將戒指由紙殼上慢慢的取下來，向左手無名指上一套，竟是不大不小，剛剛落下第三節指節去，自己將手翻來覆去的，把戒指看了又看，那綠色雖然蒼老，却又水汪汪的，顏色非常的潤澤，因又贊了一聲道：「這東西是不錯，你怎樣收羅來的？」出了多少錢？秀珠且不答應他多少錢，只是對玉芬微微笑了一笑。玉芬道：「據我看，你是謀來的，花錢不少吧？」秀珠笑道：「你帶的怎麼樣？合式嗎？」玉芬道：「倒也合式。」秀珠道：「寶劍贈與烈士，你既然是這樣愛它，我就送給你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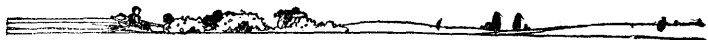
罷。玉芬出於不料的，聽到這一句話，突然將頭一偏，向秀珠問道：你送給我？秀珠道：說送你就送你，這難道還有什麼假意不成？我向來不是那樣口是心非，做假人情的人。玉芬笑道：你不要疑心，我不是說你口是心非。因為這隻翡翠戒指，也是你所愛的東西，君子不奪人之愛，我怎能把你所愛的東西奪了過來？秀珠道：這話不對，是我願意送給你的，又不是你見了我的問我要的，談不到那個奪字。玉芬覺突然之間，他送了一樣重禮，實在情厚，東西價值錢多少呢，那還不算什麼，惟有這種純粹的翡翠，倒是不容物色得到的東西。因笑道：你既然誠意送給我，我若是不收，倒有些却之不恭了。說着，兩手捧着拳頭，拱了兩下，笑道：謝謝你，謝謝你。秀珠看那樣子，很是滑稽，倒也爲之一笑，二人坐在一處，又談了一陣，一直談到下午四點鐘，玉芬道：我要走了，出來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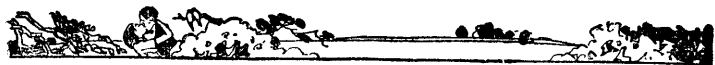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五回

樣一天，也沒有給他們一個信兒，他們還不知道我到那裏去了呢。說着，就站起身來，秀珠執着他的手，臉上很顯出親熱的樣子，因道：我是不能看你的了。沒有事，我希望你常來和我談談。玉芬道：你若有事，給我通電話得了。秀珠道：電話我也不願意和你多打，還是你通電話來罷。二人牽着手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慢慢向外走，秀珠走到院子裏道：啊！你坐來的汽車，我已經打發走了。我哥哥車子沒回來，重給你叫一輛罷。玉芬道：不必，我就雇洋車回去得了。秀珠道：何必省那幾個錢，這附近就有一個汽車行，一個電話，馬上就到。於是就吩咐聽差的打電話叫汽車，二人還是執了手站着談話。二人說着話，也不覺時間長久，門口聽差就進來報告，說是汽車到了。玉芬道：得了，不送了，我回去了。秀珠執着他的手，却不肯放，因道：既然送你送了這樣久，索興送到大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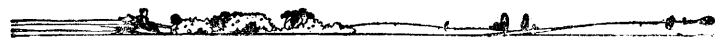


外罷。真個隨着手，同行到大門外，玉芬上了車，和秀珠點了個頭，讓他進去，車子開走，還見着他站在門口呢。玉芬到了家，正要吩咐門房付車錢，汽車夫就說，白宅說了，到那邊去拿錢呢。於是掉過車頭，就開走了。鵬振先碰了玉芬一個釘子，早躲個將軍不見面。其餘家裏人，又沒有注意玉芬是什麼時候出去的，所以玉芬雖出去了一整天，然後回來，家裏都沒有人知道，玉芬回到自己屋子裏去，剛換了衣裳，佩芳由廊外過，隔着窗戶，見他照鏡子，扣紐絆，便道：好懶的人，午覺睡得這時候才起來嗎？玉芬道：那個睡了，我是剛回家換一件旗袍呢。說着話，佩芳就進來了。玉芬輕輕的道：隔壁院子裏靜悄悄的，新少奶奶在那兒？佩芳道：在母親那邊吧。玉芬道：你別看他一點小東西，倒是會哄人，你看母親對他多麼喜歡。佩芳道：這年頭兒，要像他那樣才好。不然，我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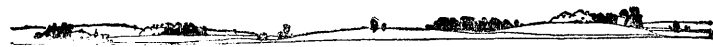
回二十五第

那位老七，見一個愛一個的人，怎樣會給他籠絡上了。說時，看見棹上放着一個藍扁篋子，便打開一看，見是一隻純粹的翡翠戒指，拿起來反覆翻看了幾看，笑道：「不錯，新買的吗？」玉芬笑道：「是人家送的。」佩芳道：「誰送的？不要瞎說了，你又不是過生日，又不辦喜事，誰好好的送你這樣重禮？」玉芬道：「是重禮嗎？你看這一隻戒指，能值多少錢？」佩芳就帶在手指上，細細看着，笑道：「大概值五十塊錢，我猜的對嗎？」玉芬微笑着，點了一點頭道：「你說五十塊，就是五十塊罷？值多少錢，我也不知道呢？這是今年正月裏，秀珠妹妹送我的，剛才我尋東西，把它尋出來了。」佩芳道：「這東西若讓老七看見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怎麼一種感想。」玉芬道：「我知道是這樣結局。我真後悔從前不該見着他們兩人就說笑話。現在我們沒有關係了，想一想我們從前的事，實在過於孟浪。」佩芳道：「過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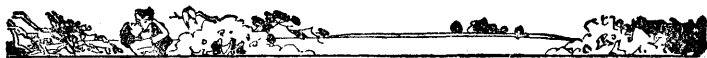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的事，我們不必說了。以後我們對白秀珠三個字，少提就是了。玉芬道：還好意思提到人家嗎？清夜捫心，說句對得住人的話，我看從此以後，老七還有什麼臉見人？他倒罷了，是當事者不得不如此。我不解這一位爲什麼要這樣好了一個，得罪一個。說着，板住了他那一副俊俏的面孔，將右手四指向上，一伸，對佩芳臉上一照，佩芳道：豈止他一個？說着，也回頭對窗子外看了一眼，因道：他們那幾位小姐，不都是這樣嗎？唉！說句迷信話，這也是各人的緣分，強求不過來吧？玉芬也是嘆了一口氣，正想說什麼呢，佩芳却朝着他，只管擺手，嘴對着窗外努了一努。玉芬心裏明白，就低了頭，在窗子縫裏，向外張望一下，只見清秋正在對面廊子上走過去，後面跟着一個老媽子，手裏拿着一個包袱，好像金太太又是新有什麼賞賜了。這個時候，恰是佩芳禁不住咳嗽，就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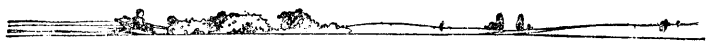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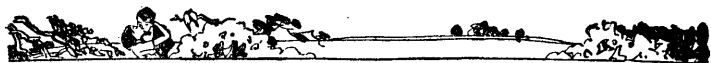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五回

了兩聲。清秋回頭問老媽子道：這不是大少奶奶的聲音嗎？老媽子道：是的。清秋就笑着叫了一聲大嫂。佩芳道：到這兒來坐坐。清秋道：回頭來罷。說時，已進了那邊走廊下的角門了。清秋這樣兩句話，不過是偶然的。玉芬聽了，心裏又不痛快。以爲走這裏過，不叫三嫂，單叫大嫂，那倒罷了。偏是佩芳請他進來，他又不肯賞面子進來。碍着佩芳的面子，也就沒有說什麼。到了這日下午，燕西由裏面出來，玉芬從簾子裏伸出一隻手來，招着手叫道：老七老七。燕西站住了脚問道：三姐叫我嗎？什麼事？玉芬道：你進來，我對你說。難道娶了一個有學問的少奶奶，你的身價也就抬高起來，不肯光顧嗎？燕西笑道：呵！這話真是承擔不起。一面說，一面就走了過來，一掀簾子進來，却是玉芬笑着站起身，微彎了一彎，笑道：歡迎歡迎！燕西分明知道他是俏皮話，却又不好怎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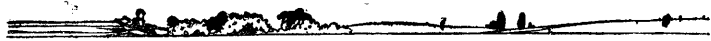


去說破得，只得笑道：三姐今天爲什麼這樣客氣？玉芬笑道：我這裏你都不願意來看一看了，再要不客氣一點，也許以後你得在那邊院子裏另開一個門，都不願意由我這裏經過了。燕西笑道：三姐這是什麼意思，我倒有些不懂？玉芬道：你好久都不上這裏來了，來來去去，儘管由這裏過身，可是不肯停留一步。大概你們那位新少奶奶，也是得了你的教訓。大嫂在這裏，他都招呼了，就是不理主人翁。燕西笑道：決不能夠，都是嫂嫂，那能分彼此呢？這裏面恐怕你有誤會，回頭我問問他看。玉芬道：說是我說了，你別去問人。人家是新來的人，你問了他，面子上不好看。我倒願意我是誤會呢。燕西心裏明白，知道他對於本人是欠諒解的。因爲對於自己欠諒解，所以遷怒到清秋頭上去。因連對玉芬作了幾個揖道：這都是我這一向子疏忽，有這樣子的錯誤。明天我



回二十五第

再來陪不是。玉芬笑道：你這是損我嗎？我怎樣敢當呢？燕西手一搖道：得了得了！我們不談了。越談越有誤會，晚上請到我屋子裏去打小牌。玉芬道：好吧？再說罷。燕西看他還是憤憤不平的樣子，不能離開，又在玉芬屋子裏東拉西扯，說了許多話，一直把玉芬說得有說有笑了，才告辭而去。

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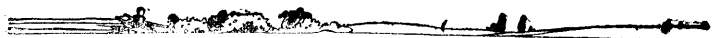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三回

永夜湧心潮新婚味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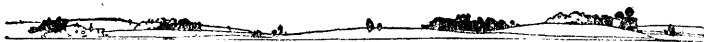
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難

到了晚上吃晚飯的時候，燕西和清秋在金太太屋子裏會晚餐。原來清秋到金家來，知道他們吃飯，都是小組織，却對燕西說，我吃東西很隨便的，並不挑什麼口味。我是新來的人，不必叫厨子另開，我隨便搭入那一股都行。你從前不是在書房裏吃飯嗎？你還是在書房裏吃飯得了。燕西道：你願意搭入那一股哩？清秋笑道：這一層我也說不定，你看我應該搭入那一股好呢？燕西道：這只有兩組合式，一組是母親那裏，一組是五姐那裏，你願意搭入那一股呢？清秋道：我就搭入母親那一組吧？燕西道：母親那裏嗎？這倒也可以，晚上我們在母親那裏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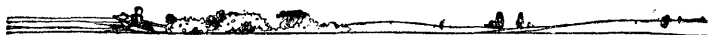
晚飯，我就提上一句，明天就可以實行加入了。這樣一提，到了次日，就開始在金太太一處吃飯。燕西又是不能接着規矩辦的人，因之陪在一處吃飯，不過是一兩餐。此外還是他那個人東來一下子，西來一下子。只剩了清秋一個人，在老太太一處。這天晚上，他夫婦在金太太那裏吃飯的時候，恰好玉芬也來。他見金太太坐在上面，他夫妻二人坐在一邊，梅麗坐在一邊，同在外屋子裏吃飯。清秋已經聽到燕西說了，這位嫂嫂有點兒挑眼，不可不寸步留心，因之玉芬一進門，放下筷子，就站起身來，道：喫過晚飯嗎？玉芬正要說他客氣。金太太先就笑道：隨便罷，用不着講這些客套的。玉芬道：是啊！家裏人不要太客氣，以後隨便罷。說着，在下首椅子上坐了。清秋也沒有說什麼，依然坐着喫他的飯，吃過飯之後，梅麗伸手一把抓住，笑道：聽說你臺球打得好，我們打





第五十三回

臺球去。清秋也喜歡他活潑有趣，說道：去是去，你也等我擦一把臉。梅麗道：還回房去嗎？就在這裏洗一洗就得了。於是拉着他到金太太臥室裏去了。金太太早已進房，燕西又是放碗就走的，平白的，把玉芬一個人扔在外面。他們雖然是無意出之，可是玉芬正在氣上，對了這種事，就未免疑心。以爲下午和燕西說的話，燕西告訴了母親，也告訴了清秋，所以人家對他都表示不滿意。這樣看起來，清秋剛才客客氣氣的站起身來，也不是什麼真客氣，大有從中取笑我的意思了。你一個新來的弟婦剛得了一點寵，就這樣看不起嫂嫂。若是這樣一天一天守着寵過下去，眼睛裏還會有人嗎？越想越是氣，再也坐不住，就走開了。心裏有事，老斃不住，不大經意的，便走到佩芳這裏來。佩芳見他一臉的怒容，便笑道：我沒有看到你這個人，怎樣如此撐不住氣。三天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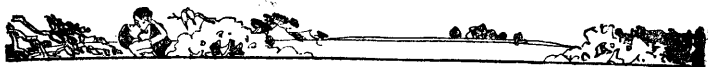
天和老三就是一場。你也不看看我，所受鳳舉的氣，應該有多少，我對於鳳舉，又是什麼樣子的態度？玉芬手扶着一把椅子背，一側身子，坐下去了，十指一操，放在胸前，冷笑道：你瞧，這是不是合了古人那句話，小人得志會顛狂嗎？那新娘子倒會巴結，他和母親一處吃飯。可是你巴結你的，你得你的寵，誰會把你當一尊大佛，你就保佑誰，別人無所謂，你就不能在人家面前托大啊。剛才才是我去的不撞巧。去的時候，碰着他們在那裏有說有笑的吃飯。我去了不多一會，他們飯也吃完了，人也走開了，把我一個人扔在外面，惡狠狠的給我一個下不去，我倒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。佩芳道：不能吧？一點兒事沒有，爲什麼給你下不去呢？玉芬道：我也是怎樣想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何至於對我有過不去的樣子呢？佩芳道：這自然是誤會。不過他特別的和母親在一處





吃飯，故意表示親熱，讓人有些看不入眼。雖是對上人，無所謂恭維不恭維，究竟不要做得放在面子上才好。你以為如何？玉芬道：如今的事，就是這樣不要臉才對呢？兩個人這樣議論，話就越長，而且越說越有味，好半天沒有走開。清秋對於這件事，實在絲毫也不會注意，在金太太那裏又坐了一會兒，方才回院子裏來，自己也不會作聲，自回屋子裏去，正要走進上房的時候，却聽見下房裏有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：你們少奶奶年紀太輕些，也許自己是無心，可是別人就怪下來了。清秋聽到這種話，心裏自不免一動，且不回上房，也不去開電燈，手抹着走廊上的圓柱子，靜靜的站着，向下聽了去。只聽又一個道：三少奶奶對大少奶奶還說了一些什麼呢？那個道：爲什麼他小倆口兒就要跟着太太吃。據三少奶奶那意思，你們這位新少奶奶，看他不起，不很理

他。一個道：那可冤枉。你別瞧他年紀小，可是心眼兒多。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大宅門裏的小姐，對什麼人也加着一倍子小心，那裏會看不起人？那個帶着笑音道：這裏面還有原因的，你不知道三少奶奶是白小姐的表姐嗎？那一個道：這事我早知道了。從前說把白小姐給七爺，就是三少奶奶作媒呢。這個道：這不結了。您想，這一門親事，沒有成功，他多們沒有面子？你們新少奶奶一說成，他就嘔着三分氣，現在一家子，天天見面，你耗着我，我耗着你，怎麼不容易生氣。三少奶奶還說了好些個不受聽的話呢。你猜怎麼着？他說……說到這裏，聲音就細微得不得，一點也不聽見。唧唧噥噥了一陣子，有一個道：嘿！那可別亂說，這事非大非小的事，說出來了，要惹亂子的。那個道：不說了，我去了，回頭大少奶奶叫起我來了，沒有人，又得罵我了。清秋聽到這裏，趕快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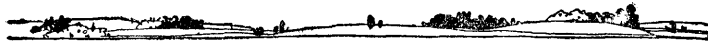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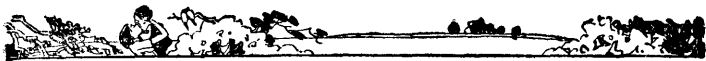
角門邊一蹓，蹓出門外去，隱到一架屏風邊。直等那婦人出去，暗中一看，原來是佩芳屋子裏的蔣媽。等他去得遠了，然後慢慢的走過來，站在門邊先叫了一聲劉媽，這才回到上房，擰着了電燈。劉媽心裏想着，真是危險，要是蔣姐再要遲一步走，我們說的話，就會讓他全聽了去，那真是一樁禍事。劉媽進了房，見他只擰着了壁上斜插的一盞荷葉盞綠色電燈，便擰着中間垂着珠絡那盞大燈。清秋連忙搖手道：不用不用。我要躺一會兒，我怕光，還是這小燈好。劉媽斟了一杯茶，放在棹上，又摸了一摸屋角邊汽水管子，見清秋斜靠着沙發坐下，料是很疲倦，大概沒有什麼事，放下垂幔，竟自去了。清秋靜默的一個人坐在屋子裏，心想我自信是有人緣的人，到處都肯將就，何以一進金家門就變了，會讓他妯娌們不滿意。據剛才老媽子的談話，是爲了白小姐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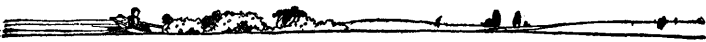
我從前只知道燕西有個親密些的女朋友叫白秀珠，至於婚姻一層，我却是未曾打聽。燕西也再三再四的說，並沒有和別人提過婚姻問題，這樣看來，他和白小姐是有幾分結婚可能的，他的地位，是被我奪將過來的了，至於我們這三嫂和白小姐是表姊妹，他更沒有對我提過一字。這樣大的關係，燕西真糊塗，爲什麼一點兒不說？是了，他怕這一點引起我的顧慮，障礙婚姻問題進行，所以對我老守着祕密，可是你事前祕密，還有可說，及至我們非結婚不可了，你就該說了。你只要一說，至少我對玉芬有一種準備。直到現在人家已經向我進攻了，我還是不知，這是什麼用意？今天晚上，我得向他問個詳詳細細。主意想定了，也不睡覺，靜坐在沙發上等候燕西回家。偏是事有湊巧，這晚上燕西到劉寶善家去玩。大家一起闋，說是七爺今天能不能陪大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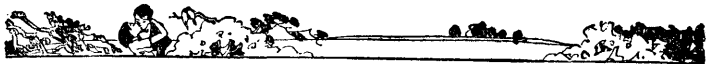


回三十五第

打八圈。燕西笑道：八圈可以。劉寶善笑道：八圈可以。大概十二圈就不可以了。不行，今晚上我們非綁他的票不可。燕西道：我向來打牌不愁夜的，又不是從現在開始。劉寶善道：不管，非打一宿不可。而且不許打電話回去請假。燕西道：那是爲什麼？以爲結婚以後，我失却了自由嗎？你不信，我今天就在這裏打牌打到天亮，你看就有什麼關係？他這樣說了，就在劉家打牌，真連電話都沒有打一個回去。清秋在家裏，那裏知道他這一套原故，還是靜靜的躺着。可是由十點等到十二點，一點，兩點，在兩點鐘以前，清秋知道他們家裏人是睡得晚的，也許這個時候還沒有到要睡的時候。直到兩點鐘打過，無論聽戲看電影，都早已散場了。就是在朋友家裏打牌，所謂新婚燕爾，這個時候，不該不回來。至於冶遊，在新婚的期中，也是不應有的現象，那末，他爲什麼去了？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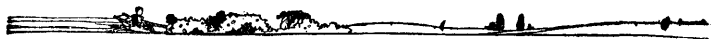


道知道三嫂今天和我過不去，特意躲開嗎？更不對了，我是你的愛人，你要保護我，安慰我才對，你怎樣倒躲起來了？想着想着，棹上那架小金鐘，吱咯吱咯的響着，又把短針搖到了三點，無論如何，這樣夜深，他是不回來的了。自己原想着等燕西回來一塊兒睡，那才見得新婚的甜蜜。等候到這時還不見來，那就用不着等了，於是，一個人展開被褥，解衣就寢。但那裏睡得着？頭靠着枕上，想到自己的婚姻，終是齊大非偶，帶着三分勉強性。結婚的日期，也太急促，弄得沒有考量的餘地。這三嫂我看他，就是一個調皮的樣子，將來倒是自己一個勁敵。清秋在枕上這樣一想，未免覺前途莽莽，來日大難。第一妯娌都是富貴人家的小姐，背後有一種勢力可靠，第二自己和燕西這一段戀愛的經過，雖在這種年月，原也算得正大光明，可是暗暗之中，却結下幾個仇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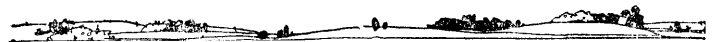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

自己雖然是極端的讓步，然而燕西爲人有點喜好無常。雖然他對於我是二十四分誠懇，無奈他喜歡玩，仇人在這裏面隨便用一點兒狡猾，自己就得吃虧。譬如今天，新婚還沒有到一週，他就沒有回家，就顯得他靠不住。其三自己母親對於這婚事，多少也有點勉強。若知道我一進金家就成了一個入宮見妬的蛾眉，他要怎樣的傷心呢？要說我不該嫁燕西，這種心事是不應有的。他是怎樣一個隨隨便便的人，對我却肯那樣用心，而且犧牲一切來就我，我不嫁他，那裏還找這種知己去？可是嫁過了，就是這樣的一副局勢，前途又非常的危險，我這真是自尋苦惱，好好的一个女子，陷入了這一種僵局之內。越想越覺形勢不好，他就越傷心，也不知這眼框內一副熱淚，從何而起，由眼角下流將出來，便淋在臉上。起初也不覺得，隨它流去。後來竟是越流越多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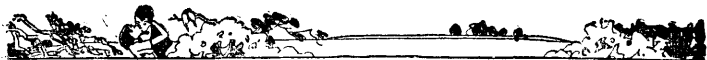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自己要止住哭也不行。心想不好，讓老媽子知道了，還不知道我爲什麼事這樣哭。加上他今晚，又沒回來，他們若誤會了，一傳出去，豈不是笑話？因此人向被窩中間一縮，縮得棉被裏面去睡。在被窩中間，哭了一陣子，忽然一想，我這豈不是太戾，人生不滿百，長懷千歲憂。我爲什麼作那樣的戾事？老早的愁着。天下事那有一定，還不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說。現在不過有我母親，遇事不能不將就。若是沒有我母親，只剩我一個人，那就生死存亡，都不足介意。慢慢向寬處想，心裏又坦然多了，因爲這樣，人才慢慢的睡着。睡得朦朧模糊，覺得臉上有一樣軟和的東西，挨了一下。睜眼看時，却是燕西伏在床沿上。他身上穿的西服，外面罩着大衣，還沒有脫下，看那樣子，大概還是剛剛回來。因爲自己實在沒有睡夠，將眼睛重閉了一閉，然後才睜開眼來。燕西笑道：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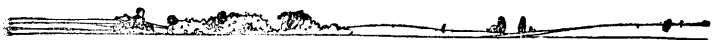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第五十三回

晚上等我等到很夜深吧？真是對不住。他們死七八賴的拉我打牌，還不許打電話，鬧到半夜，我又怕回來了，驚天動地。就在劉家客廳裏火爐邊下，胡亂睡了兩個鐘頭，清秋連忙扶着枕頭，坐起來道：你簡直胡鬧，這樣大冷天，怎麼在外熬一夜，我摸摸你的手。說時一摸燕西的手，冷得冰骨。連忙就把他兩手一拖，拖到懷裏來，說是我給你煖和煖和罷。燕西連忙將手向回一抽，笑道：我那有那樣不問良心，冰冷的手伸到你懷裏去煖和，哎呀，怎麼回事？你眼睛紅得這樣厲害。說時，將頭就到清秋臉邊，對他的眼睛仔細看了一看，輕輕的問道：小妹妹，昨天晚上你哭了嗎？清秋用手將他的頭一推，笑道：胡說，好好的哭什麼？燕西笑道：你不要賴，你眼睛紅得這樣，你還以為人家看不出來嗎？於是走到後房洗澡兼梳妝室裏，取了一面鏡子來，遞給清秋手裏，笑道：你看看，





我說謊嗎？

清秋將鏡子接過來，映着光一看，兩隻眼睛珠，長滿了紅絲，簡直可以說紅了一半。將鏡子向被上一扔，笑道：「你還說呢，這都是昨天晚等你，熬夜熬出來的。」

燕西笑道：「難道你一晚上沒有睡嗎？」

清秋道：「睡不多一會兒，你就把我吵醒的，可以說一晚上沒有睡着。」

燕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睡罷，時候還早着哩，還不到八點鐘，他們都還沒有起來呢。」

燕西一面說着，一面脫了大衣，卸下領帶。

清秋道：「你爲什麼都解了。」

燕西笑道：「我還要睡一會兒。」

清秋手撐着枕頭，連忙爬起來，笑道：「不行，你要上床來睡，我就起來。」

燕西見他穿了一件水紅絨緊身兒，週身繡着綠牙條。胸面前還用細線繡了一個鷄心。脖子下面，挖着方領。

燕西一伸手就按住他道：「別起來，別起來。」

清秋將他手一撥道：「冰冷的手，不要亂摸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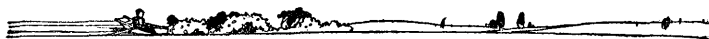
燕西道：「剛才你說我的手冰冷，還給我暖和暖和，這會子你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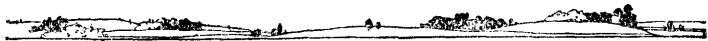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

怕冷。清秋道：不和你說這些，你睡不睡，你要睡，我就起來，你不睡，我躺一會子。燕西道：你忍心讓我熬着不睡嗎？清秋道：你不會到書房裏睡去。燕西道：書房裏的舖蓋早收拾起來了，這會子你叫我去睡空床嗎？清秋見他如此說，一面披衣，一面起身下床，燕西道：你真不睡了嗎？清秋笑道：你睡你的，我睡不睡，關你什麼事？燕西伸了一個懶腰，笑道：你真不睡，我就用不着客氣了。於是清秋起來，燕西就睡下。下房裏的李媽劉媽，聽到上房有說話的聲音，逆料燕西夫婦都起來了，便來伺候茶水。一進房門，看見清秋對着窗子坐了，李媽道：喲，七少奶奶，怎麼了，您眼睛火氣上來了？清秋微笑道：可不是？這幾天都沒有睡好，熬下火來了。我眼睛紅得很利害嗎？李媽道：厲害是不厲害，不過有一點紅絲絲，閉着眼養養神，就會好的。天氣還早，你還躺一會兒罷。清秋笑道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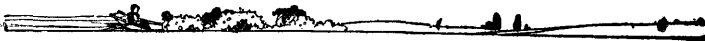
起來了又睡，那不是發子顛嗎？李媽道：就不睡，你也在屋子裏坐一會兒罷，先別到太太那裏去了。清秋聽他這樣說，以爲自己眼睛不好，又拿鏡子來照了一照，一看之下，果然眼睛的紅色，一些兒也沒有退。便笑道：你到太太房裏去一趟，若是太太問起我來，就說我腦袋兒有點暈，已經睡了。李媽笑道：一點事沒有，我怎樣去哩？清秋道：那就不去也好，到了吃午飯的時候，再去說明就是了。清秋這樣說了，果然他上午就沒有出房門，只是在屋子裏坐着。燕西先沒有睡着，還只管翻來覆去。到後來一睡着了，覺得十分的香，一直到十二點鐘，還不知道醒。清秋因爲自己沒有出房門，燕西又沒起來，很不合適，就到床面前叫了燕西幾回。那裏叫得醒，心想他是熬夜的人，讓他去睡罷。又拿鏡子照了一照，眼睛裏的紅絲，已經退了許多，不如還是自己出去罷。因此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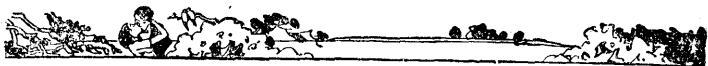
回三十五第

了一把臉，攏了一攏頭髮，便到金太太這邊來午飯。恰好佩芳爲了鳳舉的事，又來和婆婆訴苦，金太太勸說了一頓，叫他就在這裏吃飯。清秋來了，金太太先道：我剛才聽說你不很大舒服，怎麼又來了？清秋道：是昨天晚上睡得晚一點，今天又起得早，沒有睡足，頭有點暈，不覺得怎樣。佩芳笑道：我聽到李媽說，老七昨天晚上沒回來，你等了大半夜，一清早回來，就把你吵醒了。你也傻，他不回來，你睡你的得了，何必等呢？要是像鳳舉，那倒好了，整夜不歸，整夜的等，別睡覺了。喲，眼睛都熬紅了，這是怎麼弄的？佩芳本是一句無心的話，清秋聽了，臉上倒是一紅。笑道：我真是無用，隨便熬着一點，眼睛就會紅的。清秋說着話，就在金太太面前坐下。金太太就近一看，果然他的眼睛有些紅，心裏想，那也難怪，新婚不到幾天，丈夫就整晚不在家，大概昨天晚上又急又氣，又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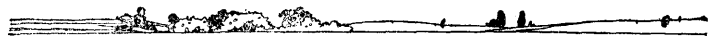
家，哭了一頓了。便道：老七這孩子，非要他父親天天去管束不可。有一天不管他，他就要作怪了。他又到那裏去了？

清秋笑道：據說昨天晚上他就是不肯在外面打牌的，因為人家笑他，他和人家打賭，就沒有回家，而且還打賭不許打電話。金太太心想，他不但埋怨他丈夫，而且還和他丈夫圓謊，這也總算難得。他心裏這樣想着，就不由對佩芳望了一望。心想人家對丈夫的態度是怎樣，你對丈夫的態度，又是怎樣？佩芳心裏也明白。金太太口裏雖沒有說出來，但是他心裏分明是嘉獎清秋，對自己有些不滿。這樣一想，好個不痛快。金太太那裏會留意到這上面去，因對清秋道：由清早七八點鐘睡到這時候，時間也就不少了，你可以催他起來。清秋笑道：隨他去罷，他八點多鐘才上床，九點鐘才睡着，這個時候，也不過睡兩個多鐘頭，叫他起來，他也是不吃飯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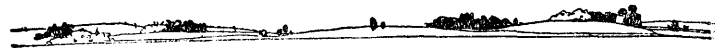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

了。他這一遍話，又是完全體諒丈夫的，佩芳聽了，只覺得有些不順耳。一會子開了飯來，大家一同吃了。佩芳談了幾句話，就回房去了。他這時雖然不樂意清秋，可是仔細一想，燕西對於清秋，他實在鍾情，無怪他這樣衛護。再看自己丈夫鳳舉是怎麼樣，弄了一個人不算，還要大張旗鼓的另立門戶。他既不鍾情於我，我又何必鍾情於他？一個女子要去委曲求全的去仰仗丈夫，那太沒有人格，我非和他辦一個最後的交涉不可。決裂了，我就和他離婚，回娘家過去。看他將來有什麼好結果。他要弄出什麼笑話來了，我樂得在旁邊笑他一場。心裏這樣一計畫，態度就變了。好好一個人，會在家裏生悶氣。恰好鳳舉是脫了西裝，要回來換皮袍子。佩芳鼓着臉坐在一邊，并不理他。鳳舉很和平的樣子，從從容容的問道：這兩天天氣冷得厲害，我想換長衣服穿了。我





那件灰鼠皮袍子，不知道在那隻箱子裏？佩芳不作聲，只管發悶的坐。鳳舉又問道：在那隻箱子裏？你把鑰匙交給蔣媽，讓我給我把箱子打開。佩芳不但不理他，索性站了起來，對着掛在壁上的鏡子去理髮，鳳舉一看這樣子，知道他是誠心要鬧彊扭。不敢再和他說話了，就叫了一聲蔣媽，佩芳依然是不作聲，在玻璃櫥抽斗裏，拿出一把小象牙梳子，對着鏡子，一下一下，慢慢的去梳櫛他的頭髮。臉對着鏡子，背就朝着房門，蔣媽一進來，佩芳先在鏡子裏看到了，猛然的將身子掉轉來問道：你來作什麼？蔣媽聽到是鳳舉叫的，現在佩芳說出這種話來，分明是佩芳不同意的。就笑道：沒有事嗎？說着身子向後一縮，就退出去了。鳳舉看這樣子，佩芳今天是有有些來意不善，下午正約了人去吃館子，舉行消寒會，若是一吵起來，就去不成功，只得忍耐一點，便含着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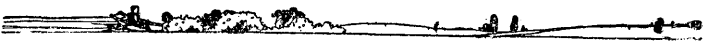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回三十五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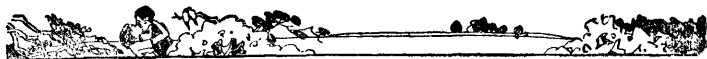
笑，坐在一邊。佩芳見他不作聲，也不好作聲。坐了一會，鳳舉便站了起來，去取衣架上的大衣。佩芳突然問道：到那裏去？鳳舉道：我有一個約會，要去應酬一下子，你問我作什麼？佩芳道：是那裏的約會，我願聞其詳。鳳舉道：是李次長家裏請吃飯。我們頂頭的上司，也好不去嗎？佩芳道：頂頭上司怎麼樣？你用上司來出名，就能壓服我嗎？今天無論是誰請，你都不能去，你若是去了，我們以後就不要見面。鳳舉道：你不要我出去也可以，你有什麼理由，把我留住。佩芳將頭一偏道：沒有理由。鳳舉見他這樣蠻不講理，心裏忿極了，便瞪着眼睛，將大衣取在手上，將脚一頓道：個人行動自由，那個管得着？佩芳跑了過來，就扯住他的大衣，說道：今天你非把話說明白了，我不能要你走。鳳舉無明火高三千丈，恨不得雙手將他一下推開，但是看着他頂着一個大肚皮，這一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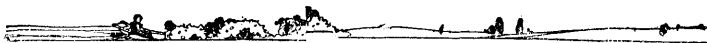
出去，又不定要出什麼岔事。只得將大衣一牽，坐在旁邊一張小椅子上，指着他道：有什麼事要談判，你說你說。佩芳道：我問你，這一份家，你還是要還是不要？若是要，就不能把這裏當個行轅。你若是不要，乾脆說出來，大家好各幹各的。鳳舉道：各幹各的，又怎麼樣？佩芳將脖子一揚道：各幹各的，就是離婚。鳳舉聽說，不覺冷笑了一聲。佩芳道：你冷笑什麼？以為我是恐嚇你的話嗎？鳳舉道：好吧？離婚罷。你有什麼條件，請先說出來聽聽。佩芳道：我沒有什麼條件，要離婚就離婚。鳳舉道：贍養費，津貼費，都不要嗎？佩芳突然身子向上一站道：那個不知道你家裏有幾個臭錢，你在我面前還擺些什麼？就是因為你有幾個錢，你才敢胡作胡為。你以為天下的女子，都是抱着拜金主義，完全跟着金錢為轉移嗎？只有那些無廉恥的女子，爲了你幾個臭錢，就將身體賣給你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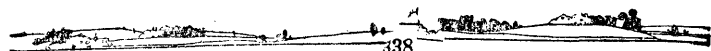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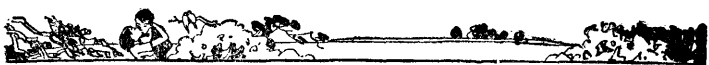
吳家的小姐，要和你金家脫離關係，若是要了你金家一根草，算是丟了吳家祖宗八代的臉。說畢，兩手向腰上一叉，瞪着眼睛，望了鳳舉。鳳舉看他那種怒不可遏的樣子，恐怕再用話一激，更要激出了事端來，便默然的坐在一邊，在身上掏出煙捲匣子來，在匣子裏取了一根煙捲，放在茶几上慢慢的頓了幾頓。然後將煙捲放在嘴裏啣着，只是四處望着找取燈，佩芳還是叉了腰，站在屋子中間，却問道：你說話啊，究竟怎麼樣？我並無什麼條件，我問你，有什麼條件沒有？鳳舉淡然答應一聲道：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，我沒有條件。佩芳道：好，好！我今天就回家，回了家之後，再辦離婚的手續。蔣媽來，給我收拾東西。蔣媽聽到叫，不能不來，只得笑嘻嘻的走進來，站在房門口，却不作聲。佩芳道：爲什麼不作聲，你也怕我散伙，前倨後恭起來嗎？把幾口箱子給我打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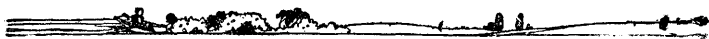
開，把我衣服，清到一處。蔣媽聽說，依然站着沒動。佩芳道：你去不去？是我花錢雇的人，都不聽我的話嗎？蔣媽笑道：得了。一點小事，說過身就算了罷。老說下去作什麼呢？大爺你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就在家裏待着，別出去了。鳳舉看他夫人那樣十分決裂樣子，心想再要向前逼緊一步，就不可收拾的。蔣媽這樣說了這話，心想一餐不相干的聚會，誤了卯也沒有什麼要緊，不去也罷。便道：你去給我找一盒取燈來。蔣媽答應着，就把取燈拿來了。自己擦着，給鳳舉點了煙捲。佩芳道：你也是這樣勢利眼，我叫你作事，無論如何，你不動身。人家的事，只一說你就做了。下個月的工錢，你不要在我手上拿了。蔣媽笑道：我只要拿到錢就是了。管他在那個手上拿呢。佩芳道：好罷，你記着罷。鳳舉一聽佩芳都有等下月初拿工錢的話了，當然已將要走的念頭取消，心想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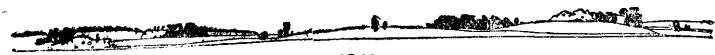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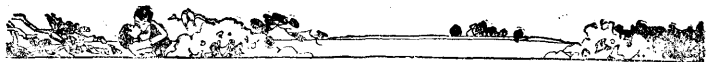
人們究竟有什麼難於對付，只要見機行事就是了。想着不由得一笑。佩芳道：那個和你笑，你看我沒有作聲，這樣大的問題，就攔下了。我是休息一會兒，再和你來算清賬目。鳳舉笑着對蔣媽道：蔣媽，你給他倒一杯茶，讓他潤一潤嗓子罷。蔣媽果然倒了一杯茶，送過去。佩芳依然是兩隻手抱了膝蓋坐着，將頭偏在一邊去，只看他那兩臂膀聳了兩聳，大概也是笑了。鳳舉看見他這種情形，知道他還不至於到實行決裂的地位，便笑道：我真不知道是什麼來由，好好的和我生氣，我就讓你，不作聲，這還不成嗎？你自己也笑了，你也知道你鬧的沒來由的了。說時，就週轉着身子，走到佩芳面前去。佩芳把頭低着，將身子又一扭，將脚又一頓道：死不要臉的東西，誰和你這樣鬧，滾過去！鳳舉見夫人有點撒嬌的樣子，索性逗他一逗，便裝着打魚殺家戲白說道：後來又





出來一個大花臉，他喝着說，呔，滾回來。你滾過去沒有。冲着咱們爺兒們的面子，我那裏能滾回去。我是爬過去的。咳！更寒憎。他時而京白，時而韻白，卽景生情，佩芳是懂這齣戲的，聽了這話，萬萬忍不住笑，於是站起身來，跑進裏面屋子躲着去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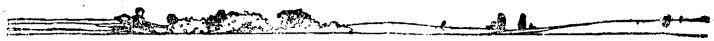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五十四回

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輸付資則老母 債台暗築濟款是夫人

佩芳這樣一來，鳳舉知道一天雲霧散，沒有多大事了，提起了大衣，打算又要走。蔣媽低低聲音笑道：「大爺，今天你就別走了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明天去辦也不遲。」佩芳聽到鳳舉要走，又跑出來了，站在門邊板着臉嚷道：「說了半天，你還是要走嗎？你若再要走，今天我也走，我不能干涉你，你也不要干涉我，彼此自由。」鳳舉兩隻手正扶着衣架子，要取那大衣，到了這時，要取下來不好，將兩隻手縮回來也不好，倒楞住了半晌，他才說道：「我並不是要走，因為早已約好了人家了，若是不去就失了信，你若是不願意我出去應酬，以後的應酬，我完全不去就是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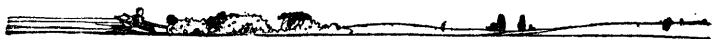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佩芳道：真的嗎？今天出去也成，在今年年裏，你就那裏也不許去。不然的話，我就隨時自由行動。鳳舉笑道：難道衙門裏也不許去嗎？佩芳道：衙門裏當然可以去，就是有正大光明的地方，白天晚上也可以去，不過不許瞞着我。我偵察出來了隨時就散伙。鳳舉又躺在沙發上，將脚向上一架，笑道：我並沒了不得的事，今天不出去也罷。佩芳道：你今天就是不出去，我的思想也決定了，聽便你怎樣辦。鳳舉道：我不去了，回頭我就打個電話，託病道謝得了。這時，蔣媽已走開了，鳳舉站起來拍着佩芳肩膀笑道：你爲什麼把離婚這種大題目壓制我。佩芳雙手將鳳舉一推道：下流東西，誰和你這樣？你那卿卿我我的樣子留着到你姨太太面前去使罷，我是看不慣這種樣子的。鳳舉依然笑道：這可是你推我，不是我推你。佩芳道：你要推就推，我難道還攔住了你的手。





第五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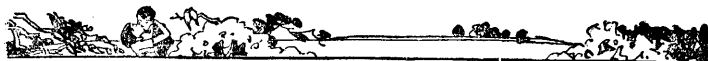
嗎？說着，將身子挺了一挺，站到鳳舉身邊來。兩人本站在門邊，鳳舉却不去推他，隨手將門簾子放下，鬧了一陣，鬧得門簾子只是飄動。佩芳笑着，一面將簾子掛起，一面將手絹擦着臉道：你別和我假惺惺，我是不受米湯的。鳳舉苦心孤詣，才把佩芳滿腹牢騷，給他敷衍下去。這晚上，他當然是不敢出去，就是到了次日，依然還在家裏睡下，不敢到小公館裏去。這個冬天的日子，睡到上半午起來的人，混混就是一天，轉眼就是陰曆年到了。這天是星期，吃過午飯，鳳舉就叫聽差通知做來往賬的幾家商店，都派人來結賬。原來金家的賬目，向來是由金太太在裏面核算清楚，交由鳳舉和商家接洽。結完了總賬之後，就由鳳舉開發支票。這天鳳舉在外面小客廳裏結帳，由兩點鐘結到下晚上六點半，才慢慢清楚。商店裏來結帳的，知道金府上是大爺親自出面，不





假手於外人的，公司是派帳房來，大店鋪是派大掌櫃來，所以都很文明。鳳舉是瞞上不瞞下，叫家裏帳房柴賈二先主，當面結算，自己不過坐着那裏監督而已，結算以後，鳳舉伸了一個懶腰，向沙發椅子上一躺，笑道：每年這三趟結帳，我真有些害怕。尤其是過年這一回，我聽說就頭痛。說着一按壁上的電鈴，金貴進來了，鳳舉道：叫廚房裏給我做一杯熱咖啡，要濃濃的滾燙滾燙的。金貴去了，帳房柴先生道：大爺是累了，要喝咖啡提一提精神哩。可是還有一筆麻煩帳沒有算，那成美綢緞莊，還沒有來人呢。鳳舉道：是啊，他那個掌櫃王老頭兒，簡直是個老滑頭。外面有個人却應聲答道：今天真來晚了，我知道大爺是要責備的。說着話，那門簾一掀，正是王掌櫃來了。他穿了嗶嘰皮袍，青呢馬褂，倒也斯文一脈。他脅下來着一個皮包，取下頭上戴的皮帽在手，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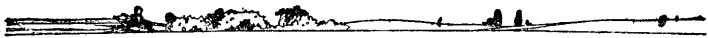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四回

着手只對鳳舉作揖，笑道：對不起！對不起！生意上分不開身來，大爺別見怪。說着把他兩撇小八字鬚，笑得只管翹起來。鳳舉道：真是巧，罵你滑頭，你就來了。說着也沒有起身，指着旁邊的椅子道：請坐罷。王掌櫃笑道：大爺罵我老滑頭嗎？我可沒有聽見。鳳舉笑道：分明聽見，你倒裝沒有知道，這還不夠滑的嗎？不說廢話了。你把帳拿出來我看看罷。我等了這一天，我要休息了。他打開皮包，拿出一本皮殼小帳簿，上面貼了紙簽，寫着金總理宅來往摺。鳳舉道：我那裏有功夫看這個細帳，你沒有開總帳嗎？王掌櫃道：有有有。於是在皮包裏拿出一張白紙開的帳單，雙手對給鳳舉，鳳舉拿過來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太太項下，共一千二百四十元

二太太項下，共二百七十三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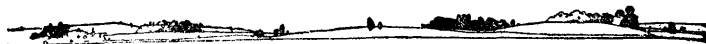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太太項下，共四百二十元

大爺項下，共二千六百八十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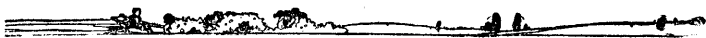
鳳舉看到，不由心裏卜通一跳。連忙將帳單一按，問道：「我的帳，你全記在上面嗎？」王掌櫃笑道：「大爺早吩咐過我了。新奶奶的帳，另外開一筆，已經把帳另外開好了。鳳舉道：「既是另外開帳，何以這裏還有這樣多的錢？」王掌櫃回頭看了一眼，笑着輕輕的道：「大爺的帳，一共有四千多哩。不說別的，就是那件灰鼠外套，就是五百多塊錢了。我也怕賬多了，大爺有些受累，所以給您挪了一千二百塊錢到公賬上來了。鳳舉道：「有這些個賬目，我倒是始終沒有留心。柴先生，你把他這摺子上的細賬，給我謄一筆下來。於是柴先生在謄賬，鳳舉接上將賬往下看，乃是，二爺項下三百六十八元，三爺項下五百零五元，四小姐項





第五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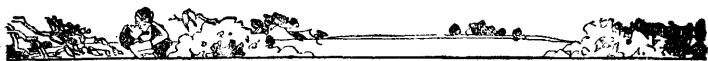
下二千七百零二元。鳳舉笑道：這倒罷，還有一個比我更多的。王掌櫃笑道：四小姐回國有多久了呢？那裏有這些賬，這都是四小姐給七爺辦喜事買的東西，和四小姐自己沒有關係。鳳舉道：我說呢，他何至於買這些東西。又往下看是：五小姐項下二百十二元，六小姐項下一百九十元，七爺項下一千三百五十元，八小姐項下五十八元，共收到現洋五千元。下欠……鳳舉也不再看了，將賬單向柴先生面前一扔道：請你仔細核對一下。王掌櫃趁柴先生核對賬目的時候，却在皮包裹取出一張紙單來，雙手遞給鳳舉。鳳舉接過來一看，上面首先寫着恭賀新禧四個字。以後乃是今呈上巴黎印花緞女褂料成件，翠藍印花緞旗袍料成件，英國綠色綢女袍料成件，絳色大公司緞女衣料成件，西藏獺皮領一張，俄羅斯海狸皮領一張，灰色五錦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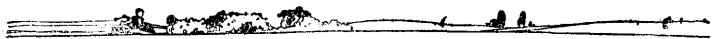
葛男袍料一件，淺藍錦華葛袍料一件，花綢手絹一匣，香水一匣，下面蓋着莊上的水印。鳳舉道：這是怎麼回事？你們來年是不想做生意了。我們先別說一節做了上萬塊錢的生意，我們給你介紹多少主顧了。外國人除非不買綢緞皮貨，買起來總是到你家去，不是我的力量嗎？再說對你們店東，交情更大了，上半年在銀行裏挪二十萬款子，就是總理口頭擔保。雖然你們只挪用了一星期，這一星期，若是在銀行裏就可以敲你們一筆竹槓。王掌櫃眯着魚紋眼睛，連連搖手道：大爺，您別嚷，您別嚷。別說宅裏做這些年生意了，就憑總理和大爺這幾年公事私事幫忙，我們也應該孝敬的。回頭大爺又要說王掌櫃老滑頭了。這也是我的主意，這邊宅裏，官樣文章，不成個意思，大爺對太太含糊回一聲兒就過去了。明天上午，還有點東西，我親自送到那邊大爺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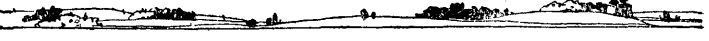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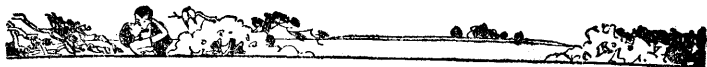
公館裏去。鳳舉笑道：什麼大公館，小公館，別胡說了。王掌櫃道：果然的，大爺什麼時候在那邊？鳳舉道：不管我在那裏不在那裏，你把東西送去就是了。王掌櫃道：那就是了。我明天早上八九點鐘準送去。鳳舉道：那時候最好，我就在那邊的。說時，厨子送咖啡來了。鳳舉告訴厨子，也給王掌櫃做一杯。自己却拿了賬單禮單，來見金太太。金太太戴上眼鏡，坐在電燈下面，捧着單子，映了光看。看完了，將眼鏡收下，望着鳳舉臉上道：你怎買了許多錢東西？佩芳知道嗎？不見得全是你自穿的吧？鳳舉笑道：這一節的錢，我簡直湊不出來。你老人家幫我一個大忙，開一張兩千元支票給我，好不好？金太太將單兒向地板上一摔道：什麼？我給你開二千元支票。我早就說了，以後這些私賬，各人去結，不要歸總。你們就說，這樣不好，讓人家笑我們家裏分彼此。其實你們那裏是



怕人笑，要把我拉在裏頭，給你們墊虧空就是了。那一節算賬，不給你們填上一兩千。管他呢，只要不大傷神，我也不說給你老子聽。第一就是你的賬多，那一節也不會自己付個乾淨。這一節，你倒乾脆，整賬是我的，你只管零頭了。我問你自己掙的錢那裏去了？鳳舉一點也不生氣，彎着腰把賬單檢起，笑嘻嘻的站着說道：你老人家別生氣，並不是我要你老人家代墊，不過請你老人家借給我罷了。金太太道：我不能借，我也不能開這個例。設若大家都援你的例子和我借起錢來，那就這一節的賬，歸我包辦了。鳳舉笑道：我不是說嗎？我只借一下，不久就歸還的。我總慎重出之，不敢胡來，設若我算完了賬，馬上就開支票，錢拿去了，你老人家也不過是和我要錢而已。金太太道：你果然是那樣喪失了信用，以後我還能把銀錢過你的手嗎？鳳舉退後一步深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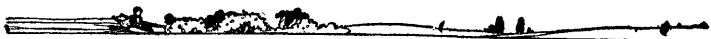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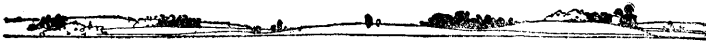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四回

的行了一個鞠躬禮。笑道：「得了，媽，你救我一下罷，只兩千塊錢的事，白扔了，也沒有好過了別人。那話你就別提了，請你看一看這禮單。金太太於是復戴上眼鏡，將禮單看了一遍。因道：「他們越發的胡鬧了，怎麼連錦華葛的衣料和手絹都送來了。這能值幾個錢？」鳳舉笑道：「只要買他的東西，價錢公道一點就行了。我們那裏計較他送什麼禮物。再說這禮也不輕，這一張西藏獺皮領子，就該值一百多塊錢了。怎麼樣，這支票就開給他嗎？」金太太道：「道之給老七買的東西，是結婚用的，算在我賬上。你只把我這筆賬歸攏起來，算一算，我已經付過兩千了，大概不差他多少。其餘的賬，各人自己付，省得我將來和你們討。」鳳舉笑道：「討一討，要什麼緊呢？」我就開總賬罷。得了，我給您行禮了。」說着，又是深深的一鞠躬。金太太還要說時，鳳舉一轉身，就走出去了。接上金榮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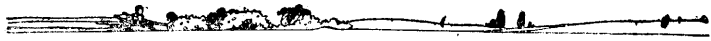
把禮物拿了進來，左一個匣子，右一個匣子，倒是挺好看。金太太正要叫人拿進房去，鳳舉又跟着來了，金太太笑罵道：你又進來作什麼？這些東西，你又有分嗎？別的是不大值錢，只有這一張藏獺領子，還值幾文，你又想拿嗎？這回你什麼東西也不要，給我滾出去。鳳舉笑道：東西既然是沒有分，那末，錢是不成問題，一定歸你老人家墊了。金太太道：錢我也不管。鳳舉笑着出去，就將支票開了。晚上就在家裏睡，沒有敢出去。佩芳問有多少錢，衣料賬。鳳舉說只有五百多塊錢，在總賬上開銷了，含糊一點，你不要去問母親，一問明白，我們就要拿錢出來了。佩芳信以為真，當真沒有問。次日早上，鳳舉只說上衙門，便一直到小公館裏來。晚香擁着絨被，頭窩在一隻方式軟枕中間，被外只露了一些頭髮，鳳舉掀開一角被頭，把頭也插進被裏去，晚香突然驚醒，用手





第五十四回

將鳳舉的頭一推，伸出頭來一看道：「嚇了人家一跳，一大早，冰冰冷的臉，冰了我一下子。」鳳舉笑道：「快起來罷，一會子就有人送禮來了。」晚香將手扯着他的胳膊，慢慢的坐起來，笑道：「你說你不怕少奶奶的，現在也怕起來了，昨天晚上你又沒來。」鳳舉道：「我不是怕他，我是怕老人家說話呢。」晚香道：「你不要瞎扯，從前爲什麼就不怕呢？你不要打攪我，我還要睡覺。」說着身子又要向被窩裏縮，鳳舉按住他的身子，笑道：「不要睡了，待一會子，綢緞莊上就要送東西來。」晚香聽說，果然就不向下縮，問道：「送些什麼來呢？」鳳舉道：「人家送禮，我那裏能知道他送些什麼，不過我知道，決不至於壞到那裏去。」晚香也知道逢到年底，綢緞莊是有一道年禮要送的，倒不料會送到這裏。連忙披了衣服起來，不到一點鐘之久，王掌櫃果然將東西送來了。除了綢緞料子八樣不算，另外還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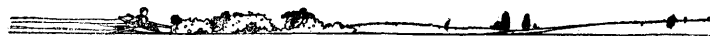


了一件印度緞白狐領的女斗篷，又是一件豹皮的女大衣。一齊由外面送進上房來。晚香連忙披在身上一試，竟非常的合式。晚香道：這真奇怪，他們怎麼知道我腰身大小？鳳舉道：那還不容易嗎？你在他那裏做衣服，又不是一回，他把定衣的尺寸簿子一查，就查出來了。晚香道：送禮的東西，怎麼不往宅裏送，送到這裏來哩？鳳舉道：這一筆賬目，本是我經手，我私下和他們商量好了，叫他送到這裏來的。晚香笑道：你這回事件辦得很好，應該有點賞。鳳舉笑道：賞什麼？你少同我搗兩個麻煩，也就行了。外面有人在那裏，我還得去見見他呢。說着，到客廳裏來。王掌櫃起身相迎道：我不敢失信不是？鳳舉道：我要上衙門了，不能陪你了。我的賬過兩天給你罷。王掌櫃連忙站起來笑道：大爺，你隨便開一張支票，不費什麼功夫，何必又要我跑一趟呢？鳳舉道：你們做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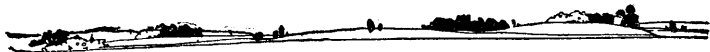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四回

賣的人，還不能怕跑一點路嗎？停了一停，又笑道：對不住，我的這筆賬，今天是不能給的，只好等到明年再說罷。王掌櫃笑道：嘿！大爺還在乎這一點錢。少打一晚小牌，就有了。鳳舉和他說話，始終也不會坐下，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已經出去了。王掌櫃又不敢得罪他的，鳳舉一定不肯開支票，也就只好算了。可是鳳舉心裏，比他更爲難，今年爲討了這房姨少奶奶，另立門戶，差不多虧空到一萬上下。東拉西扯，把賬還了一半，還欠四五千，簡直沒有法子對付。這還罷了，佩芳又有一個老規矩，每年過年，要給五百塊錢散花。今年討了姨少奶奶，這錢更得痛痛快快拿出，不然，他就要生是非的。本來想到銀行裏去移挪幾個錢，無如今年銀行裏生意不好，也是非常的緊，恐怕不容易移挪。若是和朋友們去移挪吧？一兩千塊錢，還不至於移挪不動，無如又不肯丟下這面子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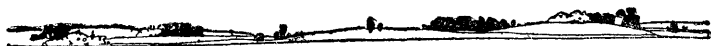
心裏老是爲難。轉眼就是陰曆二十八了，賬房裏正忙着辦過年貨。鳳舉從衙門裏回來，一直就到賬房裏來，只見滿地下堆着花爆，屋外走廊上，一排懸着七八架花盒子。柴先生正數好了一搭鈔票，拿在右手，左手便要去按叫人鈴。鳳舉一腳踏進屋來，笑道：今年又買這些花炮，我是全瞧着別人快活。柴先生正要答話，進來一個聽差，於是將錢交給他讓他走了，起身又關上了門。這才笑道：我也看出來一點，這幾天大爺似乎很着急。鳳舉見旁邊有一張靠椅，坐着向上一靠，笑着嘆了一口氣道：糟透了，我是自作孽，不可道。柴先生道：我估量着，大爺大概還差六七千塊錢過年吧？鳳舉道：六七千雖不要，五千塊錢是要的了。你說，這是怎麼辦呢？柴先生道：大爺是不肯出面子罷了，若是肯出面子，難道向外面移挪個五七千塊錢，還有什麼問題不成？鳳舉道：不要



說那樣容易的話，這年關頭上，那個不要錢用？那裏就移挪到這些？你……說到一個你字，鳳舉頓了一頓，然後笑道：我也成了忙中無計，你能不能給我開一條路子？柴先生笑道：我這裏是升斗之水，給大爺填填小漏洞，瞞上不瞞下，還蓋得過去。這五七千的大賬……鳳舉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我知道，我是因爲你終年幹賬的事，或者可以想法，並不是要你在賬房裏給我挪動這些個錢。柴先生笑道：有是有一條路子，不知道大爺可肯辦。說時，把他坐的小轉椅，挪一挪，挪得靠近了鳳舉，輕輕的道：吳二少爺，一萬塊錢，叫我送到一家熟銀行去存常年，商量要一分的息，何不挪用一下？鳳舉道：那個吳二少爺，有這樣多的錢，要你去放？柴先生道：就是大少奶奶家裏的二少爺，還有誰呢？鳳舉道：這真怪了。他是一個不管家中柴米油鹽的人，怎樣會有這些錢放賬？柴



先生道：這自然不是公款，吳府上也不至於爲這一筆款子，要少爺來和我商量。這大概是少爺自己積下的私賬吧？鳳舉動了脚，嘆了一口氣道：咳！我真不如人，我每月掙了這些個錢，還鬧一屁股虧空，人家當大少爺，却整萬的有錢放私債。柴先生聽說，只笑了一笑。鳳舉道：有什麼法子沒有，若有法子，瞞着把那筆款子，先挪來用上一用。柴先生道：有什麼不可以，就說有人借着用一用，十天半月奉還，多多的加些利錢就是了。鳳舉道：利錢不成問題，我也就是過年難住了，過了年，我就有辦法了。柴先生道：讓我來問一下看。於是拿起棹上的棹機電話，和吳宅通了一個電話。恰好那邊吳佩芳的兄弟吳道全在家裏。柴先主在電話裏告訴了他，說是有人借那一筆款子，充着過年關，願出月息二分，可不可以借出去？吳道全就答應考量一下，下午要到這邊來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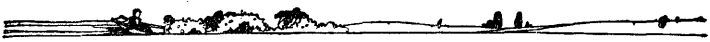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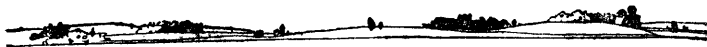
回四十五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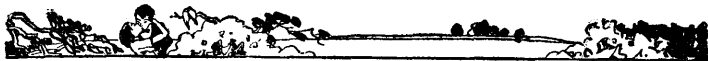
頭當面回你的信就是了。柴先生放下電話機，笑道：有點希望了。大爺回頭聽信罷。鳳舉雖不敢認爲有把握，也只好無望作有望。到了下午，吳道全果然來了，他且不見柴先生，一直就來探望佩芳，這個時候，鳳舉和佩芳都在家裏，吳道全走進院子來，隔着窗戶先叫一聲大姐。佩芳就在裏邊答應道：是二弟嗎？吳道全一面答應着，一面走進來，就在外面屋子裏坐了。先只是說些閑話，好像此來並無所謂似的，鳳舉在屋子裏坐了一會，急於要出去問柴先生的消息就出去了。吳道全見屋子裏並沒有外人了，因輕輕的笑着對佩芳道：姐姐那款子現在有人願按月二分利，承受你這一筆款子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佩芳道：是誰的路子？吳道全道：是你這裏柴先生的路子。佩芳道：靠得住嗎？若是靠不住，就算出四分利五分利，也不能冒這個險。吳道全道：那自然要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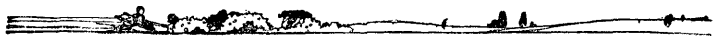
你這裏柴房先生，盤查個清楚明白，不能含糊了事。我爲慎重起見，所以先來問問你。你說能辦我就辦，不能辦我就不辦。佩芳道：你還沒有和前途接頭，我也不能說死，我全權付託你，你斟酌辦罷。吳道全也不願多說，怕人家把話聽去了。就起身向外邊來。佩芳道：二弟你進來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吳道全進來了，佩芳笑道：你在柴先生那裏，口風得緊一點，不要露出馬脚來了。這事讓鳳舉知道了，那就不得了。吳道全笑道：我又不是一个傻子，這事何消嘱咐得。說時，昂昂頭笑着出去了。吳道全只當沒有事似的，慢慢的踱到賬房邊來。一見門外廊檐下，掛了許多花盒子，便笑道：今年花盒子買得不少啊。你們七爺，今年娶了少奶奶，不玩這個了，這是誰來接脚玩哩？大概是八小姐。柴先生隔着玻璃，在屋子裏就看見了，因笑道：吳二爺，請進來坐坐罷。吳道全於是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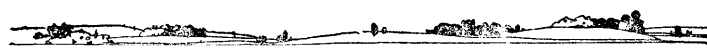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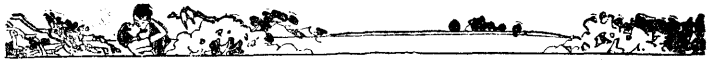
着兩隻手，慢慢的走了進去。一推開門，見堆了許多花爆，又借此爲題，說笑了一陣。柴先生讓吳道全坐下，拿了一枝雪茄，雙手遞過去，笑道：「這是好的，二爺嘗嘗。」吳道全咬了煙頭，啣在口裏，柴先生就擦了火柴送過去，低低的笑道：「電話裏和大爺說的話，二爺意思怎麼樣？」吳道全道：「辦是可以辦，不知道是誰要，靠得住靠不住？」柴先生笑了，拍着胸道：「這事有兄弟負完全責任。約定了日期，二爺只管和我要錢。」吳道全笑道：「有你作硬保，莫說是一萬，就是十萬也不要緊。不過你也要告訴這借錢的是誰？」柴先生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這個人你先別打聽，只要接洽好了，我當然要宣布的。」吳道全笑道：「是個什麼有體面的人，借錢怕破了面子。」柴先生笑道：「既然是個有面子的人，大爺就更可以放心，這錢是少不掉的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就把債務人的身分，說了一遍，隱隱約約的，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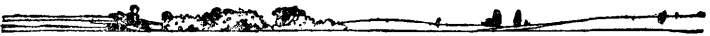
暗指着萬總長的兄弟。這萬總長的兄弟，在交通界服務多年，手頭最是闊綽，每年總有個一二十萬，到年節，却也免不了鬧虧空。這柴先生和他都很認識。吳道全也覺這種人出面子借一兩萬塊錢，是不至於有的事，大概是因爲一處湊錢不容易，所以用集腋成裘的辦法，東挪一萬，西扯一萬，由柴先生和他湊個整數。只要真是他借錢，那倒是不怕。便笑道：你說這話，我也知道。但是多久的時期呢？柴先生想了一想：至多一個月，不過不到一個月，也是按月算利錢，決計不會少付的。吳道全究竟是個少爺，經不得柴先生左說右說，把他就說動了心。滿口答應，把這筆款子放出去。這天下午，就在金宅吃晚飯。吃飯以後，佩芳私下將款子交給了道全。原來這錢本是存在一家銀行的，因爲那家銀行有點搖動，所以佩芳把存款提出來了。現在所存在家裏的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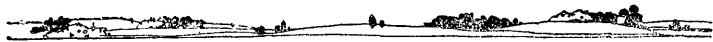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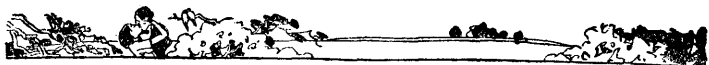
是一百塊錢一張的鈔票。佩芳將這款子交給道全以後，道全揣在身上，出去遶了一個灣，然後就回來交給柴先生，說是特意在家裏取來的。柴先生決不會料到這是大門裏的錢，倒也相信。這天晚上，就把鳳舉找來，告訴他款子已經借好。鳳舉借到一萬塊錢，就好像拾到一萬塊錢一樣，歡喜的了不得，立刻心裏愁雲盡退，喜上眉梢，笑道：「得！老柴正月裏請你聽戲。坐到十二點鐘，才高高興興的進房去睡。佩芳手上正捧了一杯茶，靠着床柱喝。看見鳳舉進來，將茶杯放下，昂着頭問道：『你就是這樣一天忙到晚，忙些什麼？』我問你，要你辦的款子，已經辦得了嗎？」鳳舉道：「我那怕窮死了，你散花的錢，我還總得籌劃，是也不是？」佩芳將茶杯向下一放，突然站將起來，抵到鳳舉面前問道：「什麼屁話？」到了現在，年都到眉毛頭上來了，你倒說沒錢，硬要賴下去嗎？」鳳舉笑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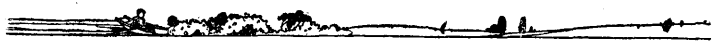
連連搖手道：別忙別忙！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你怎麼就生起氣來？佩芳道：你不是在哭窮嗎？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鳳舉道：我是這樣子譬方說。今天晚上我在外面鬧了這大半夜，就是爲了借款。佩芳道：你還不是哭窮嗎？你不必這樣說，就算你是過不了年，在外面借錢，那也是活該，誰叫你大肆揮霍，弄得自己不能收拾。老實對你說，你要不給我錢，大家就別想過年。我今年用過你什麼錢，衣服一大半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我都拖窮了。你不信，打開我的箱子看看，還有多少錢，連銅子票都算在內，還不到一百塊錢。我早就指望你這一筆款子了，到了日子，你倒打算抵賴。你養得起老婆，你就養老婆。養不起，我也能獨立生活，用不着向你拿幾個臭錢。鳳舉笑道：我等你把牢騷發完了，我再說話。佩芳道：我只是要錢過年，沒有什麼牢騷。你能拿錢來就算了。鳳舉笑道：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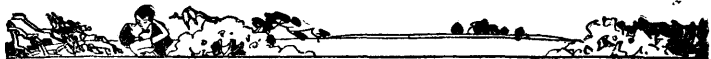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四回

若提起別的事情，或者把我難住了。若是光爲幾個錢，很值得這樣生氣，明天一早，我一準把錢奉上。今天晚也是晚了，明天一早奉上，總也不至於誤你的什麼事吧？佩芳道：我就要的是錢，只要有錢到手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，但是明天一早，準拿得出來嗎？鳳舉道：有，有，有！若是不和我再爲難，我明天除了五百整數之外，再奉送一百元的壓歲錢。佩芳道：你不必亂許願了，只要我本分的錢你照數給我，我就很感激了。如此一說，佩芳也就不再吵鬧了。

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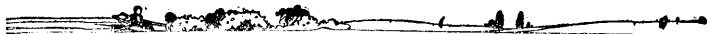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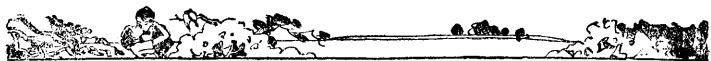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五回

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錢皺眉有自 奔忙兩家事慰醉無由

到了次日清早，鳳舉記掛着柴先生答應的那一筆錢。起床之後，漱洗之後，馬上就到前面賬房裏來，這幾天柴先生爲了過年盤賬也是累個不了，一早就起來了。鳳舉到賬房裏時，柴先生道：大爺這款子，全是一百元的一張票子，不要先換一換再使嗎？鳳舉道：用不着換，我的賬，大概沒有少於一百元的。你給我先拿出三千來。柴先生打開保險櫃，取了三十張票子，交到他手裏。他於是拿起棹上的話機就叫了好幾處的電話，都是約人家十二點鐘以前到家裏來取款。電話叫畢，身上揣着三十張鈔票，就來找他夫人說話。一進房，佩芳沒有起來，還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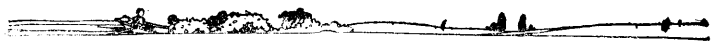


得很香。鳳舉就連連推了他幾下，說道：起來起來，款子辦來了。說時，數了六張票子，拿在手裏。佩芳被他驚醒，睜眼一看，見鳳舉手拿着錢，還沒有說話，鳳舉接上又把手上的票子，對着佩芳面前幌。佩芳一眼看到是美國銀行百元一張票子，心裏就是卜突一跳，不由失神問道：咦！你這票子，是那來的？鳳舉那知其中原故，笑道：你倒問得奇怪，難道就不許我有錢過，真要哭窮賴債嗎？佩芳一面從被窩裏起身，一面接過票子去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可不是昨天晚上拿出去放債的票子嗎？柴先生說有個體面人要借錢，不料就是他。他一把借了上萬塊的錢，不定又要怎樣大吃大喝，大嫖大賭，將來到那裏去討這一筆賬。二弟做事，實在也糊塗，怎樣不打聽個水落石出，就把錢借了出去。當時人坐在床上，擁着被窩，就會發起呆來。鳳舉不知什麼一回事，便問道：你要五百



第五十五回

我倒給了六百了，你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地方嗎？佩芳定住了神，笑道：見神見鬼，我又有什麼不願意的呢！只因爲我想起一樁事情，一刻兒工夫，想不起來，原是怎樣辦的。鳳舉道：什麼事，能告訴我嗎？佩芳掀開棉被，就披衣下床，將身子一扭道：一件小事，我自己也記不起來，你就不必問了。鳳舉自己，以爲除了例款而外，還給了他一百元，這總算特別要好，佩芳不能不表示好感的。在這時候，所謂官不打送禮人，佩芳總不至於和自己着惱。他這樣想着，看見佩芳不肯告訴他所以然，就走上前來，拉着他的手道：你說你說，究竟爲了什麼？佩芳這時喪魂失魄，六神無主，偏是鳳舉不明白內容，只是追着問。他氣不過將手一牽道：我心裏煩得要命，那個有精神和你鬧。鳳舉看他的臉色，都有些蒼白無血。他一伸手，就把壁電門一扭，放亮了一盞燈。鳳舉道：咦！青天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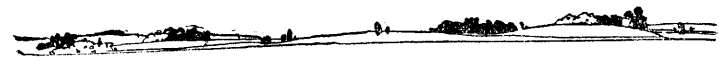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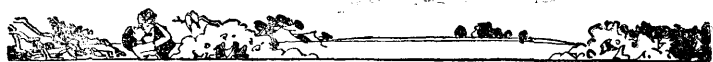
日，亮了電燈爲着什麼？佩芳經他一提醒，這才知道是扭了電燈。於是將電燈關了，才去按電鈴。一會子蔣媽進來，伺候着佩芳漱洗，鳳舉看了，就不好說什麼。佩芳漱洗完畢，首先就打開玻璃窗在煙筒子裏拿出一枝煙捲，啣在嘴裏。蔣媽擦取燈，給他點上。他就一手撐了棹子，一手夾着煙捲，只管盡力的抽，佩芳向來是不抽煙的，除非無聊的時候，或者心裏不耐煩的時候，才抽一半根煙捲解悶。現在看佩芳拿了一枝煙捲，只抽不歇，倒好像有很重大的心事，鬧得失了知覺似的。鳳舉心裏很是納悶，他睡了一覺起來，平空會添什麼心事，除非昨晚的夢，作得不好罷了。佩芳一直抽完了一枝煙捲，又斟一杯熱茶喝了，突然的向鳳舉道：我來問你，你外面虧空了多少債？鳳舉心想，多說一點的好，也好讓他憐惜我窮，少和我要一點錢，因道：借債的話，你就別提了。

提了起來，我真沒有心事過年。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弄的，今年竟會虧空七八千下去了。芳佩一點也不動色，反帶着一點笑，很自在的問他道：你算虧空了那些嗎？不要拿話來嚇我。鳳舉道：我嚇你作什麼，我應給的錢，都拿出來了，不然，倒可以說是我哭窮好賴這一筆債。佩芳道：你果然虧空這些債，又怎樣過年呢？難道人家就不和你要債嗎？鳳舉道：你這是明知故問了。這幾天我忙得日夜不安，爲了何事，還不是這債務逼迫的原故嗎？佩芳道：哼！你負了這些債，看你怎樣得了。鳳舉笑道：天下事就是這樣，總是置之死地而後生，沒有多少人推車碰了壁，轉不過彎來的。昨天無意之中，輕輕悄悄借得一萬塊錢，我就做個化零爲整的辦法，把所有的債，大大小小的，一齊還了，就剩下這一筆巨債負了過年。佩芳問到這裏，臉上雖然還是十分鎮靜，可是心裏已經



卜通亂跳。因微笑問道：你借人家許多錢，還打算還不打算還呢？鳳舉道：還當然是要還，不過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，現在還是不能說死的。佩芳道：你倒說得好，打算背了許多債，月月對人掙利錢嗎？你是趕快還的好。你不還，我就去對父親說。鳳舉笑道：這倒是難得的事，我的債務，倒勞你這樣掛心。佩芳道：爲什麼不掛心呢？你負債破了產，也得連累我啊！佩芳一面說着，一面急着在想法子。雖丟了這一萬塊錢，自己還不至於大傷神，可是這件事做得太不合算，債縱然是靠不住，可不能出了面子去討，這有多們難受？當時且和鳳舉說着話，一等鳳舉出去了，連忙將壁子裏電話機插梢插上，打電話回家裏找吳道全說話，這還是早上，吳道全當然在家。佩芳在電話裏，開口就說了兩聲糟了，要他快快的來。吳道全一問什麼事。佩芳道：還問呢，你所辦的事辦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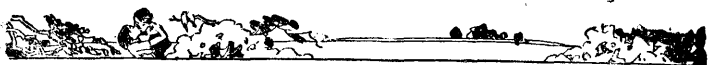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五回

糟不可言了。吳道全一聽，就知道那一萬元的款子事情有點不妥，馬上答應就來。掛了電話，忽忽忙忙的就上金宅來，一直走到佩芳院子裏。佩芳隔着玻璃就看見他，連招了兩招手。其實吳道全在外面，那裏看得見。等他進來了，佩芳由裏面屋子裏走出來，皺着眉先頓一頓腳道：你辦得好事，我這錢算扔下水去了。吳道全道：咦！這是什麼話，難道……佩芳頓着腳輕輕的說道：別嚷別嚷！越嚷就越糟了。吳道全回頭望了一望門外，問道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？佩芳趁着無人，就把鳳舉借錢，和拿着那一百元一張鈔票的話，對吳道全說了。吳道全道：這一百元一張的鈔票，許我們有，也就許人家有。況且他和賬房裏有來往的，他或者在賬房裏挪款子，賬房將你的鈔票順便給了他，也未可知。賬房若付款給那借債的，把別的股票子給人也是一樣，難道給你放債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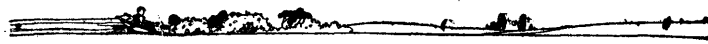


非把你的鈔票給人不可嗎？佩芳道：事到於今，你還說那菩薩話。不管是誰借，這錢我不借了，無論如何，你把我的錢追回來就沒事。吳道全見他姐姐臉上都變了，也覺這事有點危險性，立刻就到賬房裏去和柴先生商量，前議取消。柴先生不能說一定要人家放債，便道：爺，你這真是令我爲難了。你昨天說得那樣千真萬確，到了今天，你忽然全盤推翻，這叫我怎樣對人去說呢？二爺你就放鬆一把罷，二十天之內，我準還你的錢，你看怎麼樣？吳道全道：不行！你就是三天之內還我的錢，我也不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就得提款回去。說了也不肯走，就在賬房裏等着。柴先生一看，這事強不過去，只管告訴他實話，已經挪動三千，先交回七千元，其餘約了二十四個鐘頭之內，一準奉還。吳道全得了這個答覆，方才回佩芳的信，柴先生又少不得要去逼迫鳳舉。加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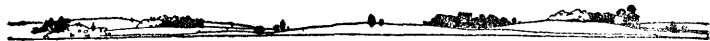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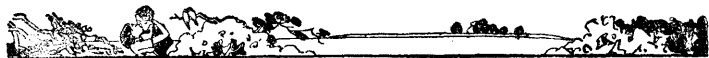
鳳舉電話約着取款的人，也都陸續來了。這一下子，真把鳳舉逼得走頭無路，滿頭是汗。這時鳳舉挪動了三千塊錢，不但不能拿出來，還和柴先生商量，要格外設法，把這些債主子打發開去。柴先生也是做錯了，事把韁繩套在頭上，這時要躲閃也是來不及，只得把公用的款子先挪着把債權人都打發走了。好在這兩天過年，公款有的是，倒是不爲難。可是到了正月初幾，是要結賬的，事先非把原款補滿不可。因此錢雖替鳳舉墊了，還催鳳舉趕快設法。鳳舉也知道這件事，不是鬧着玩的，只好四向和朋友去商量。六七千塊錢，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此有兩天沒有到晚香那邊去。這天就是二十九，晚香是從來沒有一個人過年的事，不料今年這年也做了一家之主，這年是過得很甜蜜的。不料理想却與事實相違，偏是鳳舉躲得一點形跡沒有。外面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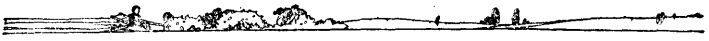
些人家，已是左一聲，右一聲，劈拍劈拍，在放爆竹。晚香由屋子裏出來，打開玻璃門，向天空一望，只見一片黑洞洞的，不時有一條爆竹火光，在平空裏一閃。想到未墜入青樓以前，自己在家中作女兒的時候，聽到年來就非常的快活。二十八九，早已買了爆竹，在院子內和孩子們放。那個時候，是多麼快活，後來到了班子裏，就變了生活了，那可以算是第二個時期。這總算生平最不幸的一件事。現在嫁了金大爺，那就可以算是第三時期了。滿想今年這個年，過得熱鬧鬧的。一看這種情形，竟十分不佳，當時晚香隔着玻璃望着外面天空黑洞中釘頭似的星光，人竟發了呆，忽然門一推，廚子送進晚飯來，晚香是和老鴛斷了往來的，娘家人又以不能生活，早逃到鄉下度命去了。這裏除了鳳舉不來，就是他一個人過日子，所以鳳舉體諒到這一層，總是來陪伴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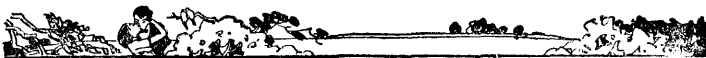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五回

他。先些時，鳳舉先是爲了佩芳管束得厲害，不能來。這幾天又因爲債務逼得沒奈何，不能分開身，而且最難堪的，就是這兩種話，都是不能告訴晚香。所以他心裏儘管是難過，却只好憋住了放在肚子裏。晚香既不明白他是何來由，倒疑心男子的心腸是靠不住。現在戀愛期已過，是秋扇見捐的時候了。想到這裏，不由得悲憤交集。屋子正中，一盞暢亮的電燈，不過照見棹子上一棹子菜飯。這樣孤孤單單的生活，就是再吃得一點，也覺得是人生趣味索然，坐到棹子邊下，扶了筷子，只將菜隨便吃了兩下，就不願意吃了。因鳳舉常是在這裏請客，留下來的酒還是不少，於是在玻璃格子裏，拿了一隻玻璃杯子，倒上一杯葡萄酒，一面喝，一面想心事，凡有心事的人，無論喝酒抽煙，他只會一直的向前抽或喝，不知道滿足的。這時晚香滿腔子幽怨，只覺得酒喝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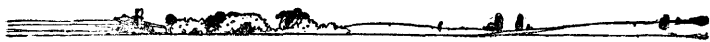


去，心裏比較的痛快，所以一杯葡萄酒，毫不在意的，就把他完全喝下去了。他喝完了，還覺得不足，又在玻璃格子裏，取了一隻高脚小杯子，倒上一杯白蘭地，按上的向下喝。當時喝下去，原不覺得怎麼樣？不料喝下去之後，一會兒工夫，酒力向上鼓盪，只覺頭上突然加重，眼光也有些看不清楚東西。心裏倒是明白，這是醉了，丟下筷子，便躺在旁邊一張沙發椅上。老媽子看見，連忙拿手巾給他擦臉，又倒了一杯水給他漱口，便道：「少奶奶，您酒喝的很多了，床上歇一會兒罷，我來攙着你。」晚香道：「攙什麼？歇什麼？反正也醉不死。這樣的日子，過得我心裏煩悶死了，真是能醉死了，倒也乾脆。」老媽子碰了一個釘子，不敢向下再說什麼，便走開去了。可是晚香雖然沒有去睡，但精神實在不支，他在沙發椅上這樣躺着，模模糊糊就睡着了。當他睡着了的時候，老媽子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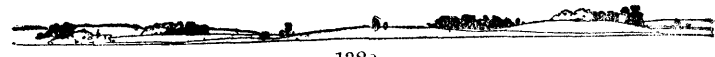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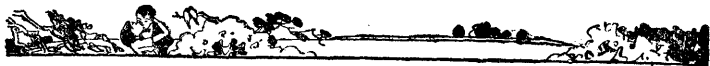
打了一個電話到金宅去，告訴鳳舉，恰好鳳舉在外面，接着電話說是晚香醉得很厲害，都沒有上床去睡。鳳舉心裏一想，這幾天總是心緒不寧，莫非禍不單行，不要在這上面又出了什麼亂子。也不管佩芳定下的條約了，馬上就問家裏有汽車沒有？聽差說，只有總理的汽車在家。鳳舉道：就坐那汽車去罷。若是總理要出去，就說機器出了毛病，要等一等。我坐出去，馬上就會讓車子先回來的。聽差見大爺自己有這個胆子，也犯不上去攔阻，就傳話開車。鳳舉大衣也沒有穿，帽子也沒有戴，就坐了汽車，飛快的來看晚香。到了門口，汽車夫問要不要等一等？鳳舉道：你們回去罷。無論那一輛車子開回來了，你就叫他們來接我，說時，門裏聽差聽見汽車喇叭聲，早已將門開了。鳳舉一直往上房奔，在院子裏便道：這是怎樣回事？好好的醉了。老媽子推開玻璃門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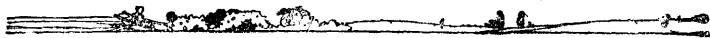


了出來，低着聲音道：剛睡着不大一會兒，你別嚷。鳳舉走到堂屋裏，見晚香睡在一張沙發上，枕着繡花軟墊，蓬了一把頭髮。身上蓋了一條俄國絨毯，大概是老媽子給他加上的。腳上穿着那雙綵緞子平底鞋，還沒有脫去呢。鳳舉低着身子看着他臉上，還是紅紅的，鼻子裏呼出來的氣，兀自有股濃厚的酒味。因伸手摸了一摸他一下額角，又將毯子牽了一牽，握着他的手。順便也就在沙發上坐下。老媽子正斟了一杯茶，放在茶几上。鳳舉道：這是怎麼回事？一個人喝酒，會醉得這樣子。老媽子笑道：都是爲了你不來吧？少奶奶年輕，到了年邊下，大家都是熱熱鬧鬧的，一個兒在家裏待着，可就嫌冷淡了。家裏有的是酒，喝着酒解解悶，可也不知道怎麼着，他就這樣喝醉了，我真沒留意。鳳舉一接電話，逆料是不出自己未來這層緣故，現在老媽子一說，果不出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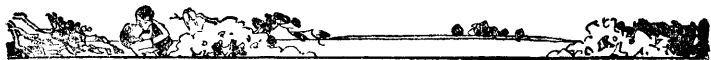


己所料。看了看海棠帶醉的愛姬，又看了看手上的手表，一來是不忍走，二來也覺得時間還早。因此找了一副牙牌倒在圓棹上，來取牙牌數，藉以陪伴着他。晚香醉得很厲害，一睡之後，睡得就十分的酣甜，那裏醒得了，約莫到了十一點鐘，電話來了，正是家裏的汽車夫來問，要不要來接？鳳舉一看晚香還是鼻息不斷響着，就吩咐不必來了，一直等到十二點多鐘，晚香才扭了一扭身子，鳳舉連忙上前扶着道：你這傢伙，一不小心，你就會滾到地下來了。晚香聽到有人說話，人就清醒了些，用手揉着眼睛，睜開一看，見鳳舉坐在身邊，仍舊閉上了眼，閉了一會，然後睜開來，突然向上一坐，順手把蓋在身上的毯子一掀，就站起來。鳳舉一把撈住他的手，正想說一句安慰他的話，他將手使勁一牽，抽身就跑進房裏去了，鳳舉候了半晚，倒討了這一場沒趣，也就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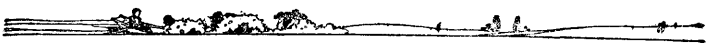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後面，走進房裏來。晚香正拿了一把牙梳，對了鏡子，梳着自己頭上的蓬鬆亂髮，鳳舉對他的後影，在一邊坐下，嘆了一口氣道：做人難囉！你怪我，我是知道，但是你太不原諒我了。晚香突然回轉身來，板着臉道：什麼？我不原諒你。你自想想，我還要怎樣原諒你呢？爺們都是這樣，有了新的，就忘了舊的，見了這個，就忘了那裏，總是做女子的該死。鳳舉聽了他的話，知道他是一肚子的幽怨，便笑道：你不用說了，我全明白。晚香道：你明白什麼？你簡直就是個糊塗蟲。鳳舉笑道：你罵我糊塗，我知道這是有緣故的，無非是丟下你一個人在這裏過這種寒年，很是冷淡，覺得我這人不體諒你。但是，你要想想，又是家事，又是公事，雙料的細在身上，我不能全拋開了來陪你一人。晚香道：你不要瞎扯了，到了這年邊下，還有什麼公事？鳳舉道：爲其不懂，所以你就不要錯怪人。





了。這舊歷年，衙門裏向來是注重，大家得照常的辦公。況且我們是外交部，和外國人來往，外國人知道什麼新曆舊曆年哩？他要和我辦的公事，可得照常的辦？家裏的事呢，一年到頭，我就是這幾天忙。你說，我一個人兩隻手兩條腿，分得開來嗎？晚香道：說總算你會說，可是很奇怪，今天晚上，你又怎麼有工夫來了？鳳舉笑道：不要麻煩了，酒喝着醉得這樣子，應該醒一醒了，便吩咐老媽子打水給少奶奶洗臉。又問家裏有水果沒有，切一盤子來，老媽子說是沒有。鳳舉道：這兩天舖子裏都收得晚，去買去買。於是又掏出兩塊錢，吩咐聽差去買水果。水果買來了，又陪着晚香吃。這個時候，就有一點半鐘了。晚香雖然是有他陪着，却是老不肯開笑臉，這時突然向鳳舉道：你還不該走嗎？別在這裏假殷勤了。鳳舉本也打算走的，這樣一說他就不好意思走了。便笑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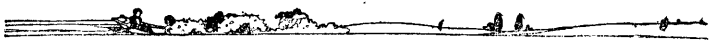


你不是爲了一個人冷淡，要我來的嗎？怎麼我來了，又要我走？晚香道：並不是我要你走。大年下弄得你不回去，犯了家法，我心裏也怪過意不去的。說着，就抿嘴一笑。鳳舉伸了手扯住他兩隻手，正要說什麼，晚香一使勁，兩隻手同時牽開，板了臉道：別鬧，我酒還沒有醒，你要走，你就請罷。說時，他一扭身坐到一張書棹邊，用手撐了腮，眼睛望着對面牆上，並不睬鳳舉。鳳舉笑道：你看這樣子，你還要生氣嗎？晚香望了他一眼，依然偏過頭去。鳳舉見晚香簡直沒有開笑臉，空有一肚子話，一句也不能說，只得也就默然無聲，在一邊長椅上躺下。晚香悶坐坐了一會，自己拿了一枝煙捲抽着，抽了半根煙捲，將煙捲放在煙灰缸上，又去斟茶喝。喝完了茶，回頭看那煙時，已經不見了。鳳舉却啣了半截煙，躺在那裏抽。晚香也並不作聲，還是用兩手撐了腮，扭着身子，在那



第五十五回

裏坐下。鳳舉笑道：我們就這樣對坐着，都別作聲，看大家坐到什麼時候？晚香道：我哇，我真犯不着呢。說畢，一起身，就一陣風似的解了衣服，只留了一身粉紅的小衣，就上床去，人一倒在枕上，順手抓了棉被，就亂向身上扯。鳳舉道：唉！瞧我罷，於是走上前，從從容容的，給他將兩條被蓋好。鬧了這一陣子，外面屋子裏的掛鐘嚙嚙又敲着兩下過去了。鳳舉一看這種情形，回去是來不及的了。他一人就徘徊着，明日回家要想個什麼法子和佩芳說，免得他又來吵。正是這樣躊躇未定，晚香在被裏伸出半截身子來說道：什麼時候了，你還不走，再不走，可沒有人和你關門了。鳳舉道：誰又說了要走呢？晚香道：我並不是要你在這裏，這些日子，我都不怕，難道今天晚上我就格外怕起來了嗎？鳳舉皺了眉道：兩點多鐘了，別囉唆了，你就睡罷。晚香哼了一聲，沒有再說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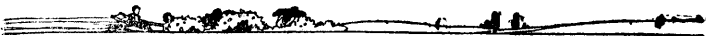
麼，就睡下去了。這一晚上，鳳舉也就極笑啼不是，左右爲難之至，到了次日上午，陪了晚香吃過早點心，又吩咐聽差買了許多過年貨，這才回去。這天就是除夕了，像他這樣鐘鳴鼎食之家，自然是比平常人家還要加上一層忙碌與熱鬧，鳳舉却只坐在賬房裏，並沒有回上房去，一直快到下午兩點鐘，才借着換皮袍子爲由，回到自己屋裏去。佩芳因所放出去債款，居然都收回來了，料到鳳舉奔走款子，席不暇暖，決沒有工夫到姨太太那裏去。鳳舉昨晚一晚不見，他也沒有放在心上。鳳舉却又做賊心虛，心想自己首先破壞了條約，佩芳吵起來，倒是名正言順。在這種大除夕日子，弄出這些不堪的事情來吵，未免難爲情，因此走到自己院子裏，就很不在于似的，向屋裏走。不料佩芳在玻璃窗裏看見，連連嚷道：別進來，別進來！鳳舉想道：糟了，又要吵，還未曾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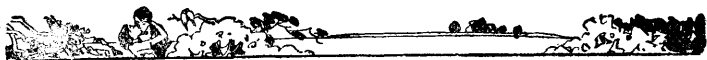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五回

屋先就嚷了起來，簡直是不讓我進房。於是只好站在房門外走廊下發楞。原來這個時候，佩芳正在屋子裏盤他那一本秘賬，棹子上有現款，也有底賬，也有銀行裏的來往摺子，這要讓鳳舉進來撞見了，簡直自己的行爲是和盤托出，無論何人，這是要保守秘密的。所以老遠的看見鳳舉，趕忙就一面關起房門，一面嚷着別進來。就在鳳舉站在走廊下發楞的時候，他就一陣風似的，將賬本鈔票向棹子抽屜裏一掃，然後關了抽屜，將鎖鎖上。這才一面開門，一面笑道：赫我一跳。我說是誰，原來是你。鳳舉聽他夫人說話，不是生氣的口吻，這又醒悟過來，以爲他夫人不讓進來是別有原因，並非生氣，也就連忙在外面笑道：你又再作什麼呢？老遠的就不要人進來。佩芳由裏面屋子裏，已經走到了外面屋子，鳳舉見他穿的駝絨袍子一溜斜散了脅下一排扭扣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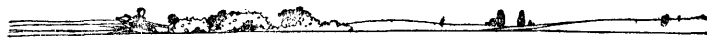


正用手側着垂下去，一個一個的向上扣，鳳舉道：不遲不晚，怎麼在這時候換衣服呢？佩芳道：我原是先洗了澡，就換了小衣了，因為穿得太不舒服，我又換上一件了。鳳舉是自己掩藏形跡不迭的人，那裏敢多盤問佩芳。只要佩芳不追究他昨天晚上的事，他已算萬幸，所以換了一件衣服，他就走了。他的年款，本來是東拉西扯，勉強拼湊成功的，有一部分是在賬房裏移挪的，總怕柴先生處之不慎，會弄出什麼馬脚，所以他自己總坐在賬房裏以便監督。他到賬房裏時，燕西也在那裏坐着，鳳舉笑道：這裏忙得不能開交，你一個閑人，何必跑到這裏來。燕西道：何以見得我是個閑人，我也不見得怎樣閑吧？這兩天爲了錢鬧饑荒，我是到處設法。柴先生聽說，望了一望鳳舉，又望了一望燕西。鳳舉道：你何致於鬧得這樣窮，今年下半年，你便沒有大開銷呀。燕西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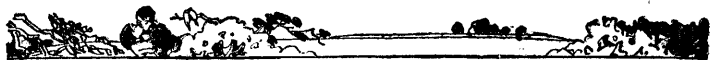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五回

道：各有各的難處，你那裏知道。鳳舉道：你有多少錢的虧空？燕西道：大概一千四五百塊錢。鳳舉昂着頭笑了一笑道：那算什麼，我要只有你這大窟窿，枕頭放得高高的，我要大睡特睡兩天了。燕西道：這是要還的零碎賬，還有過年要用的錢呢？這一疊起來，你怕不要兩千。柴先生笑道：不是我從中多嘴，我看幾位少爺，沒有不鬧虧空的。這虧空的數目，大概也是挨着次序來，大爺最多，二爺次之，三爺更次之，七爺比較上算少。燕西道：這一本爛賬，除了自己，有誰知道。我想我的虧空，不會少似二爺吧？鳳舉道：往年你交結許多朋友，這裏吃館子，那裏跳舞，錢花的多了，或者有之，最近這半年中，我沒有看見你有什麼活動，何以你還是花得這樣厲害。燕西道：你不是說一兩千塊錢，很不算什麼嗎，怎麼你又說花多了？鳳舉這可不能說，我花了不算什麼，你花了就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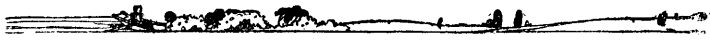
多，只得笑了一笑。燕西本想向賬房私挪幾百塊錢，見鳳舉這種情形，他是有優先權了。隨便說了幾句話，先就抽身走了。且不回新房，把那日久不拜會的書房，順步踏進去了。金榮拿了一床毯子，枕着兩隻靠墊，正在長沙發上好睡。燕西喝道：你倒好，在這裏睡將起來了。金榮一骨碌翻身起來，看見了燕西，也倒不驚慌，却笑道：我真不會料到七爺今天有工夫看書來了。燕西皺了眉道：你們到快活，過年了，有大批的款進，又得拚命賭上幾場。金榮將那半掩的門，順手給他掩上了。却笑道：七爺爲難的情形，還不是爲了過年一點小虧空嗎？這一點兒事，您何至於爲難。燕西坐下來，翻一翻棹子上煙筒子裏的煙捲，却是空空的，將煙筒子一推道：給我拿煙去。金榮微笑道：別抽煙，心裏有事抽煙，就更難過了。我告訴你一條好路子，四姑爺手上，非常的方便，你只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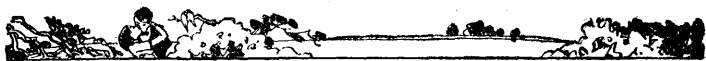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五回

到四小姐那裏閒坐，裝出發愁的樣子來，他們一定就會給你設法。燕西道：你怎麼知道四小姐有錢？金榮笑道：你是不大管家務事，所以不知道。這一程子劉姑爺是天天嚷着買房，看了好幾所了，都是價錢在五萬上下，他是要沒有個十萬八萬的，肯拿這些錢買房。四小姐是肯幫你忙的，這個時候，你問他借個一千兩千的，還不是伸手就拿出來嗎？燕西道：你瞧，我算是糊塗，他們這樣大張旗鼓的要買房，我就會一點也不知道，有了這樣一個財神爺，我倒不可放過。金榮笑道：三個臭皮匠，抵個諸葛亮，我說我這主意不錯不是？要去你這就去，趁着四姑爺還沒有出門，事情兒準有個八分成功。燕西道：我就信你的話，三個臭皮匠，抵個諸葛亮，我這就和四小姐說去。說着，起身到道之這邊屋子裏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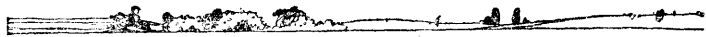
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

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澤除夕承歡

燕西這回前來，正是機會，劉守華正好拿出支票簿來，簽了一張一千二百元的支票，放在棹上，用銅尺來壓着。燕西看了便笑道：「大家都好，只有我一個人鬧窮。你瞧，你們這支票滿屋子扔，看了真讓人家羨慕。道之道：你嚷什麼窮？柴米油鹽的賬，那樣讓你管了一天了。」燕西道：「你只知道那樣說，你不知道大家是有進款的，就只有我一個人沒有進款的。過了年，父親若要不讓我去留學，我就得到機關裏去弄差事，不然，這個窮勁兒，我可是抗不了。」說着，向沙發椅子上靠，嘆了一口長氣。道之對劉守華笑道：「老七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他來哭窮，你知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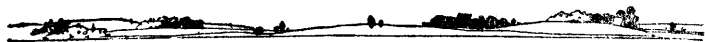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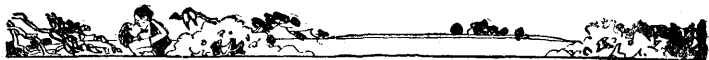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用意嗎？劉守華笑道：我不是諸葛亮和劉伯溫，猜不到他此來什麼用意。道之道：你不要裝傻了，你要裝傻，你就不必叫你劉守華，要叫你劉守財了。劉守華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老七是和我們借錢來了。老七，你姐姐猜的對嗎？他這一問，燕西難爲情起來，姐夫究竟是別姓的人，怎樣好意思說借錢的話。因此他却十分躊躇着，不知道是直說好，還是不說的好。只這一猶豫之間，就把答話機會錯過。燕西又不好補說，自己此來，可是借錢的，却只一笑了之。劉守華道：那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你要多少錢用，我替你想點法子就是了。年青人都是這樣，以爲說沒有錢用，就丟了面子，問人家借錢呢，人家答應還是罷了，人家若是不答應，是加倍的難爲情。可是要這樣，就不是應時的手腕了。燕西笑道：你倒好像愛克斯光鏡，照見了我的心肝五臟，其實我窮雖窮，勉強湊

起來，對付着也就可以過年。倒是不敢鬧虧空。劉守華一番好意，經燕西這樣一說，就不能再向前說。他不說，道之也是默然無語。燕西又說了一些閒話，也就走了。不過走出了道之這院子裏，自己又有些後悔，剛才人家說得好好的了，只要我說出數目來，就可以照辦，偏是當時又要什麼面子，說了硬話，把現成的支票退回，這只好另想法子了。隨脚所之，不覺就走到自己內室來。這個日子，清秋在金家雖然過了許久，但是看他們家裏過年，別有一種狂熱的情形，看了倒是有趣。只有他是一個新嫁娘，一點事都沒有，拿了一本書，正背着窗戶看。燕西走了進來，見他看書，就笑道：你倒自在。清秋道：我不自在怎麼樣呢？這裏並沒有我要作的事呀。但是我看你沒有什麼事的人，何以也忙得不亦樂乎。燕西向旁邊長椅上一躺，歎了一口氣道：唉！你那裏知道？清秋



道：我什麼不知道，你還有什麼痛苦嗎？燕西一時失神，把口氣露了出來，現在要勉強掩飾，也是來不及，因道：別怎麼痛苦，是沒有一到了過年的時候，大家都用錢，我想到消耗和別人一樣，可是並沒有收入，這事是很危險。清秋先是抿嘴一笑，然後說道：爲了錢發愁，我看你這是第一次吧？你那每月三百元的月費，怎麼用了？燕西一拍手道：靠那一點子錢，當然是鬧虧空。可是鬧虧空不算，還不讓人知道，第一是父親不能知道這件事。他以爲一個讀書的人，每月用這些錢，已經太多了，那裏再能說不夠。清秋臉一紅道：你爲我花了錢不少吧？燕西鬧得圖窮七現，更是不堪，因道：我有是有些虧空，但是相沿的日子久了。說到這裏，屋子外面，有人喊道：七爺在這裏嗎？燕西便問道：誰？那人聽到答應，就進來了，原來是道之用的李媽。燕西見他手上拿着一封信，心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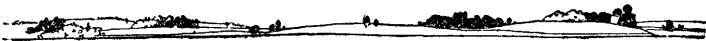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六回

就是一動，因問道：是給誰的信？李媽道：是我們太太給你的，你瞧罷。燕西拆開來一看，先有一張支票，射入了自己的眼簾，另外是一張八行，上寫道：你大概是很着急罷。想借錢，又不好意思開口，是不是？現在把一張空白支票，蓋了圖章送來，要多少錢，你斟酌情形去填上，時候不早了，填了趕快就去兌罷。我並不對人說，你放心。姊道之字。燕西一見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對李媽道：我知道了，你去罷。待一會兒，我自己就會來。李媽去了，燕西笑嘻嘻的，將支票向清秋臉上一揚，說道：嘿！咱們正月裏花的錢都有了，現在幾點鐘？清秋笑道：來了一筆什麼意外的財喜，把你樂成這個樣子。鐘在你面前棹上，倒來問我。燕西便將支票遞給清秋看道：天下放債的人，我看沒有比這更痛快的了，將支票蓋好了圖章，倒讓我們來填數目。四姐待我們總算不錯的了。清秋道：這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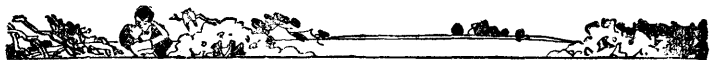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子，你打算填多少數目呢？燕西一手拿着支票，一手搔了一搔頭髮，笑道：依我的意思，最好是填上三千。可是人家給我們一個大方，真填上那樣多，又覺有一點子知進而不知退。清秋道：我說你什麼事快活，原來是借到一筆錢。借錢是很不幸的事情，沒有看見你，倒把他當了一件快活的事。你以為借了錢，不用得還嗎？就是不用還，究竟也不算快活。燕西道：還自然是要還，但是有了錢，就救了目前的急，先快活一下再說。於是拿了支票，就到棹上去填寫數目。清秋趕過來，一手挽住了他的胳膊，笑道：你可別胡鬧，填上許多數目。你要知道多有了錢，你也就是多花。不如寫上幾百就行了。正月裏我沒有什麼可花的，你別要為我打算盤，你自己划算着，你要花多少你就寫上多少罷。燕西笑道：無論如何，我得寫兩千，除了還欠賬，自己還要留幾個錢用用。說時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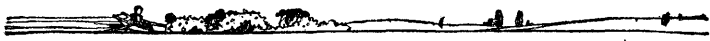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回六十五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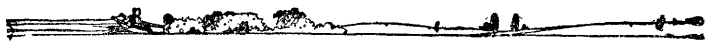
己把數目填上，一看棹上的鐘，還只四點鐘，笑道：行行行！今天銀行裏營業的時間，都延長到下午七八點鐘的，這時候去，拿了錢，還可以買東西回來。於是回轉身，兩隻手握了清秋的手，一直問到清秋臉上笑道：你要什麼東西，我都給你帶來。清秋道：我什麼也不要，只要一個條件，你把錢交給我，讓我替你保管，你的意思怎樣？燕西笑道：這不成問題，你不給我保管，我也要錢放在你這兒的。難道我還能帶着整千的款子在身上，到處去玩嗎？說畢，找了帽子戴上，就出去了。出去了約有一個多鐘頭，他高高興興回來，在身掏出那兩搭票子，交給清秋道：每搭是五百，共總一千。清秋道：還有一千呢？燕西道：姓了別人了，還有嗎？清秋道：你真會用錢，出門去拿兩千塊錢，不到家就用了一半，這不能不算一個大手筆。燕西笑道：我這就算大手筆嗎？你去查查老大大老



三他們用的錢，每月是要多少？清秋道：爲什麼不學人的好處，却學人的壞處？再說大哥三哥他們都能掙錢，你總還算是在求學的時代，也不能和他去打比啊！燕西道：他們掙的錢嗎？那更可笑了，恐怕還不夠每月坐汽車的油費呢？清秋笑道：我不是說一句刻薄話，大概紈袴子弟四個字，你們貴昆仲，倒是貨真價實。燕西聽了這話，未免臉上一紅，就說不出話來。清秋也覺得這話有些言重了，便走到燕西身邊，輕輕的拍着他的肩膀道：對不住！我的話說錯了，回頭我給你拜年，再向你道歉。燕西握住他的手轉過身來，這位新夫人正穿了一件玫瑰紫的駝絨袍，兩頰帶上一點似有如無的紅暈。配上那烏緞子似的頭髮，雙鈎起來，掩住一角白臉，他美目流盼，瓠犀微露，真是嬌艷極了。他的頭正靠住了燕西的左肩，燕西偏着頭由上向下一看，笑道：今天爲什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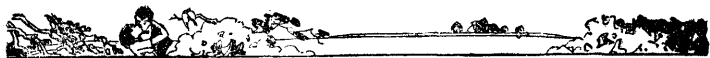
穿得這樣漂亮？清秋道：今天不是過年嗎？我總得穿個熱鬧鬧的。免得人家說我姓冷，人也冷。燕西道：誰說了這話？清秋道：沒有誰說，不過我這樣猜想罷了。反正穿得熱鬧，總也不討人厭。燕西笑道：這話不可一概而論，有那種豬八戒似的人，可就越熱鬧越討厭。清秋笑道：我就知道我和豬八戒的像差不多，你可要算高家莊的高小姐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玻璃窗外有一個人影子一閃，似乎是走過來，又退回去了。清秋眼快，便問道：外面是誰？忽然外面有人格格的笑將起來。燕西聽來人的聲音，好像是道之，問道：四姐嗎？爲什麼不進來？道之笑道：說起新婚燕爾，你們真是當之無愧。那種鶉鶉鰈鰈的樣子，我衝了進來，有些不大合適吧？一面說着，一面已走將進來。清秋聽了這話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道：四姐是作母親的人，應該指導指導我們才是，你倒拿我們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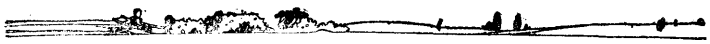
玩笑。道之道：指導指導你們嗎？除非是指著老七說。你是聰明人裏頭挑出來的頂兒尖兒，恐怕你要指導我才對呢？！不要說那些客氣話，老七我問你，我那支票，你給我填上了多少數目。燕西作了一個揖道：姐姐，真多謝你，救我出了難關，我填了兩千，但是已用過去一半了，馬上還得開銷五百。清秋將他遞過來的鈔票，依舊向他手上一塞，說道：罷罷，你叫我保管，還沒有拿過來，又要用去一半，還保管什麼？當了債權人的面，你拿回去罷。燕西笑道：自然是等著花，你想，我要是把款能保管起來，又何必去借債呢？道之道：我正是來告訴清秋妹，讓他監督著你，你要知道我是債權國，就有派代表監督你財政的權利。燕西道：我還得出去開發債主子呢。說畢，轉身就向外走。清秋隔了窗子望着，默然不語。道之見他這樣，好像有什麼感觸似的，便笑問道：清秋妹，你





第五十六回

看不慣他這種樣子嗎？他們都是這樣，花錢像流水一樣，已經花慣了。從前除了兩位老人家，別人是不好干涉他們。現在你來了，你就負有這一層責任。清秋笑着搖了一搖頭道：四姐猜錯了，我不是爲這個。但是他雖然否認了，却說不出另有別的原因。道之向來就不管這些屑末小事，清秋不說，他也就算了。便道：母親屋裏去坐坐罷，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又要看書了，晝夜坐着不動，這很是與衛生有礙的。不待清秋答覆，拉了清秋就跑。清秋跟着他走到外面，只見那些聽差和老媽子，分批在掃院子擦玻璃，走廊上沿着花格欄，一齊編上了柏枝，柏枝中間，按上大朵的綢花和五彩葡萄大的電燈泡。廊檐下，一條長龍似的，懸着花球和萬國旗。清秋道：嘿！我們這樣文明的新家庭，對着舊年還是這樣舖張。道之道：這是母親的意思。一年一次的事，大家同樂一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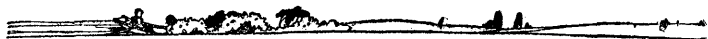
子。他老人家本歡喜熱鬧，反正無傷於文明，我們倒樂得湊趣。這就算舖張嗎？你上那大廳裏去看看，那才是熱鬧呢！清秋是初來金家過第一個年，少不得要先看看，以免臨時露怯，於是轉着迴廊向外，到了大廳上，只見西式的傢具，一齊拆去，第一樣先射入眼簾的，就是正中壁上懸了許多畫像，男的補服翎頂，女的是鳳冠霞帔，一列有七八幅之多，這不用猜，可以知道是金家先人的遺像。在先人遺容之下，列着長可數丈的長案，長案邊繫着平金繡花大紅緞子的桌圍，案上列着的東西，並不是平常銅錫五供之類，都是高到二三尺的古禮器，大到三四尺的東西，有的是竹子製的，長長的，下直上是圓，還有一個蓋。有的是木製的，圓的地方更扁。有的是銅製的，是個長方形的匣子，兩端安有獸頭柄，下端有托子撐起。清秋因爲念過幾本書，認得竹製是籩，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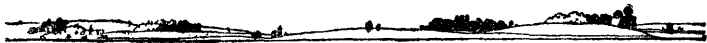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六回

製的是豆，銅製的是盞，此外圓的方的，羅列滿案，却不能一一指出名字來。沿着棹裏，一列擺着烏銅鍾爵之類，並不像人家上供，擺那些小杯小碟。心想他這種歐化的人，倒不料有這種古色古香的供品，這也是禮失而求諸野了。旁邊壁上，原來字畫之類，也同時撤除，另換了一批。看那上或下款，必有一項是金氏先人的名號，大概是保存先人手澤之意。此外還有七八個大小的木盒子，有的盛着馬刀，有的盛着彈弓，有的盛着書冊，還有一個金漆的木盒，裏面列着一幅楷書的冊頁，近前隔着玻璃蓋看時，却是清朝皇帝的手詔。清秋知道燕西的曾祖曾做過邊疆巡撫，這就是給那位老人家的了。看得正入神，道之笑道：清秋妹，你瞧瞧，我們祖上，可也都是轟轟烈烈的人，曾祖不必說了，我們爺爺，他是弟兄三個，有文有武，誰也是二品以上，就是人丁不旺，長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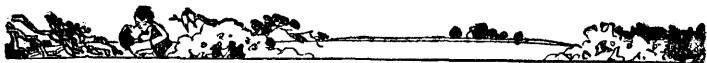
二房留下一個姑母。清秋道：燕西老說他的大姑母，如何如何疼他，只可惜他們一家都在上海，不能常往來，他還叫我和他一路去探望這位老人家呢。道之道：可不是，我們這位姑母太慈善了，非常的歡喜看到我們。這也因為我們家人丁單少之故。清秋笑道：這也就不算少了，一共有八個人呢。難道還要二十位三十位不成？道之笑道：這是我說錯了，應該說親人不多才對了，這話我得再說回來，你想望上兩輩子，只有兩個後輩，自然看得很重。我們爺爺行三，他的眼光是很遠的，自己又常作過海邊上的官，他就說官場懂外務的人太少，讓我們父親出洋。老人家反對的自然是多，三房共這一個人，倒讓他到外國去。可是爺爺非這樣辦不可，結果，父親就在歐洲住了幾年回來。他老人家舊學原有底子，出洋以後，又有了新知識，所以正是國家要用的人才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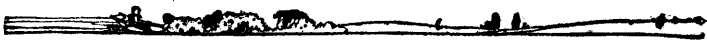
也總算的得在上輩，只是到了我們這輩子，可就糟了。清秋道：怎麼會糟，不過好的，都是在女的一方面子罷了。我們祖上是那樣有功業的人，應該是要傳過四代去的，書上不是說得有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嗎？道之道：你既然知道這個，你和老七好好的養下幾個小國民，把……清秋不讓他說完，用手搥了道之一下，轉身就跑，恰好這裏新換地毯，還沒有舖勻，毯子一絆，腳牽了一趺，不偏不欹，牽在地毯上的紅氈墊中間。道之看到，連忙上前來，攙起他，笑道：還沒有到拜年的時候哩，你倒先拜下來了。清秋道：這都是你，把我這樣摔了一趺，你可別對人說，怪寒憎的。道之拍了他的肩膀道：妹妹，我對你，那裏還有一點不盡心盡力的照顧嗎？你要難為情，也就和我難為情差不多，那裏會對人說哩？清秋站定了，伸手理了一理鬢髮，笑道：別說了，越說越難為情，我們

到母親房裏去坐一會兒罷。於是携着道之的手，笑嘻嘻的同到金太太屋子裏來。金太太正打開了一隻箱子，拿了一些金玉小玩意擺在棹上，自己坐在旁邊的一張沙發上，口裏啣着一隻象牙細管長煙嘴子，閒閒望着。清秋走上前，站在棹子一邊，低了頭細看。金太太笑道：你瞧瞧，那一樣好？清秋笑道：我是一個外行，知道那一樣好呢？金太太笑道：我是不給壓歲錢的，一個人可以給你們一樣，你是新來的，格外賞你一個面子，你可以拿個雙分兒。你說你歡喜那兩樣，你就先挑兩樣。道之道：呵！這面子大了，你就挑罷。清秋笑道：這樣一來，我是鄉下人進了龍宮，樣樣都好，不知那一種好了。道之道：好是樣樣都好，好裏頭總有更好的，你就不會把更好的挑上一兩樣嗎？清秋聽說，果然老實起來，就在二三十件小玩器中，挑了一隻白玉的小鵝，和一個翡翠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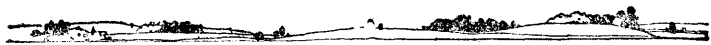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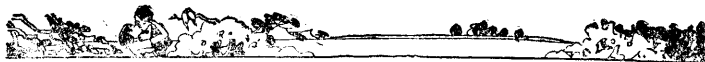
蓬、蓮蓬之外，還有兩片荷葉，却是三根柄兒連結在一處的。金太太笑道：你還說外行，你這兩樣東西，挑得最對，我的意思也是這樣。清秋笑道：謝謝你老人家了。說起來不給壓歲錢，這錢可也不少。金太太道：我也不能年年給，看我高興罷了。道之笑道：其實你老人家要賞東西，今年不該給這個，應當保存起來，留着給小孩子們。金太太笑道：你知道什麼，我是另有一番用意的。我的意思，先賜給小孩子母親，由他們再賜給小孩子，那麼，這也就算是傳代的物件了，若是留到將來直接給小孩子，中間就間了一代了。道之笑着對清秋道：你聽見沒有？你倒不客氣，是自己挑給小孩子的。清秋笑道：我真不知道，繞上這一個大灣，媽也是，你還拿我開玩笑呢。金太太笑道：你這孩子說話，我還和你開什麼玩笑？你上了四姐的當，你倒說我和你開玩笑。道之道：得了，媽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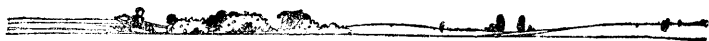


怪他了，讓他回頭辭歲的時候，多給您鞠幾個躬罷。趁着現在腰軟，讓他多彎彎腰，將來他有一天像大嫂一樣，直了腰子，他就不肯望下彎了。越說越讓清秋難爲情，金太太抽着煙笑道：「這事真也奇怪。一個姑娘定了婆婆家，那要害臊，還情有所可原，一個少奶奶要添孩子，這是開花結實，自然的道理，還用得着什麼難爲情？」清秋道：「照這話說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一個姑娘要上婆婆家，也就不必害臊了。金太太還要說時，聽到門外咳嗽了兩聲。這正是金銓來了，大家就停止了說笑話。清秋首先站起，他一進來，看見棹上擺了許多小玩器，便問道：「把這些東西翻出來作什麼？」金太太道：「過年了，賞給兒媳姑娘們一點東西當壓歲錢。」金銓笑道：「人老了，就是這樣，會轉童心，太太倒高興過這個不相干的舊年。」金太太道：「我們轉了童心，充其量也不過聽聽戲，看看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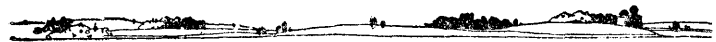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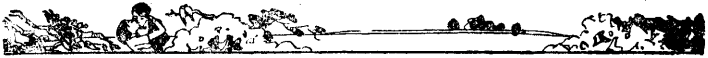
影罷了。這要是你們，一轉童心，不是孩子們在這裏，我可要說出好的來了。金銓道：別抬槓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夜啦。金太太將手上那根象牙細煙管指着金銓，眼望着清秋和道之，笑道：你聽聽他的。剛才還說，不過不相干的舊年，現在他自己，倒說出大年三十夜，不許抬槓起來。這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嗎？這一說，大家都笑了。金銓靠上手一張大軟椅上坐了，笑道：作事的人，總想閒一閒，其實真閑了，又覺得不合適似的。每年到了陰歷陽歷這兩個長些的假期中，我反是悶的慌，不知道找什麼玩意，來消磨光陰。我倒佩服鵬振和燕西。鵬振的衙門，是一月也不去三回，燕西更不必談了，他們一年到頭的閑着，反是有事要找他，找不着人影。我就沒有他們這種福氣，可以閒得下來。清秋本坐着的，站起來笑道：這些時他倒看書。父親若是要找他，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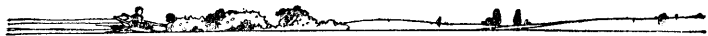


去找他來。金銓笑道：他在看書嗎？這倒奇了。並沒有什麼事找他，不過白問一聲。他既然在看書，那是十年難逢金滿斗的事，就隨他去罷。道之側轉臉去，背了金銓，却對清秋微笑，清秋也偏了頭和金太太說話。道之的舉動，他只當沒有看見。金太太以為他見了公公來了，格外正襟危坐，他就沒有去留心。坐了一會，天色就晚了。裏裏外外，各屋裏電燈都已點亮。男女傭僕，像穿梭一般的，只在走廊外跑來跑去。過了一會，李貴站在堂屋中門外，輕輕的問了一聲，總理在這裏嗎？金銓問道：什麼事？李貴只站在房門邊，答道：大廳上各事都預備好了，是不是就要上供？金銓道：還早呢。李貴道：大爺說了好幾回了，說是早一點好。金銓一聽，心裏就明白，這一定是他要催着上完了供，就好去和姨少奶奶吃團圓酒。這孩子這樣望下做，實在是胡鬧，但是這件事在沒有揭





穿以前，自己總是裝模糊不知道。免得容之不可，取締又有所不能。現在又看破了這種行動，便勃然把臉色一沉，喝道：你聽他的話作什麼？知道他又是鬧什麼玩意！金太太笑道：這也值得生氣。鳳舉也是一樣的孩子氣。他想今天晚上，家裏和朋友家裏，當然有些玩意，他催着上了供，就好去玩了。便對李貴道：早一點也好，你全通知大家吧。李貴答應走開，道之先站起來道：我去換衣服了，要不要讓守華也參與這個盛會。金銓道：當然讓他看看。清秋聽了這話，知道這一幕家祭，完全是舊式的，不必讓人招呼，自當回屋子裏去換衣服，他正要起身，金太太笑道：這樣子，你也是要換衣服了。你穿的這紫色袍子就很好，不必換了，阿四他是因為怕孩子囉唆，穿的是件黑袍子，太素淨了，不能不換。清秋心裏可就好笑，他們家裏，說新又新，說舊又舊，既然過舊年，向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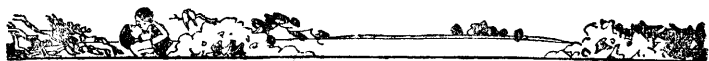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宗辭歲，同時可又染了歐化的迷信，認爲黑色是不吉利的顏色，遇到盛會，黑色衣服就不能穿了。當時因爲婆婆說不必換，只坐在金太太屋子裏閒話。雖然不知道有些什麼禮節，好在自己排最末，就是行禮，也要到最後，才攤派到自己頭上來，到那時候，看事行事就得，也不必預先躊躇了。金太太屋子裏，自從幾個大丫頭出閣了，只有一個小蘭，他就爲潮流所趨，不肯再添使女。上半年有些小事情，都阿囡小蘭兩個人分別了作，現在却是金榮一個寡婦妹妹在屋子裏作些精細事情，因爲他婆婆家姓陳，年紀又只二十歲，金太太不肯叫他什麼媽，就叫他一聲陳二姐。陳二姐雖然是窮苦人家出身，倒生了個美人胎子，很是清秀，身材也瘦瘦的。大戶人家，就是看不慣牛鬼蛇神的那種黃臉老媽子，因之金家的女僕，都是挑那種年紀輕乾淨伶俐的婦人作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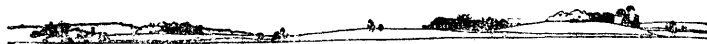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六回

工。金太太一來憐惜陳二姐是個年輕寡婦，二來又愛他作事靈敏，只要你有這個意思，還不會說出來，他已經把你的事情做好了。所以陳二姐到金家來只有幾個月，上上下下倒摸得很熟。這時，金太太一說要換衣服，陳二姐早拿了一把鑰匙在手上，走了過來，問要開那一號箱子。金太太道：「家裏並不冷，就是把那件鹿皮絨襖子拿來，繫上一條裙，那就行了，用不着開箱子。」於是清秋在外面屋子裏候着，等着金太太衣服換好，然後一同上大廳來。那大廳在紫彩松枝花球之間，加上許多電燈，這個時候，是萬火齊明，而且彩色相映，那電燈另有一種光彩。供案前，有兩隻五獅抱柱的大燭台，高可四五尺，放在地板上。上面點了飯盃粗細的大紅燭，火焰射出去四五尺長。再看那些棹上陳設的禮器，也盛了些東西，都是湯汁肉塊之類。家中大小男女，這時都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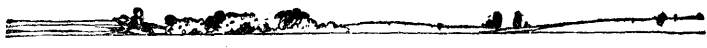
集了，鳳舉穿了長袍馬褂，向長案右角上，對着一個二三尺高的銅磬，拿了磬槌噹噹噹敲了三下，金銓就和金太太一同上前，站在供案之下，齊齊的向祖先遺容三鞠躬，禮畢，又是三下磬，只聽得轟通一下，接上嘩啦啦，院外的爆竹，萬顆爭鳴，鬧成一片。在這種爆竹聲中，男女依着次序，向祖先行禮，他們還是依着江南舊俗，走廊下，東西列着兩隻銅火盆，火炭燒得紅紅的，上面掩着青柏枝，也燒得劈卜劈卜的響，滿處都是一種青香。聞到這香氣和爆竹聲，自然令人有一種過年的新感覺了。在這時，梅麗就笑着跳出來道：爸爸，您請上，大家要給你拜年了。金銓看見兒女滿堂，自然也有一種欣慰的情態，背了手，在地毯上踱着笑道：你們一年少淘一點氣，多聽兩句話就是了，倒不在乎這種形式上。但是他這樣說時，大家已經將他圍困上了，就團團的給他





第五十六回

鞠躬。像鳳舉兄弟們，究竟是兒子，父親既說不必行禮，也就是模模糊糊過去了。這兒媳們姨太太們是不便含糊的。小姐們也是女子，也只好照樣。金銓只樂得連連點頭。大家行禮畢，於是一陣風的，又來圍上金太太。金太太倒是喜歡這件事，他就先笑着在供案面前等着。這自然是平輩的二太太首先行禮。只向下一站，說聲太太，拜年二字還不曾說出，金太太就向前一把拉住了他，笑道：我也給你拜年，兩免罷。二太太和他，已是老君老臣了，而且自己也有兒女，只要面子敷衍一下，也就算了。其次便是翠姨，倒整整的和金太太行了一個鞠躬禮，金太太只點着頭笑了一笑道：恭祝你正月裏財喜好，多多贏幾個錢。翠姨笑道：討太太的口采。不過嘴裏這樣說，心裏却以爲單提到賭錢，倒有些寓祝於諷了。金銓也覺太太這話有些刺激的意味，但是他好像無





意說的，臉上還帶着笑容，當然不見得要在這個時期和翠姨下不去。心裏雖然拴上一個疙疸，好在這時大廳上，人正熱鬧忙碌，只一混，就過去了。翠姨只一行禮，其他的人，已經一擁而上，和金太太行禮，翠姨退到一邊去，這事就過去了。大廳上大家熱鬧一會子，時候就不早了，大家就要飯廳上去吃年飯。清秋見事行事，也是跟着了一塊兒去。那飯廳上的棹子，列着三席，大家分別坐下。正中一席，自然是金銓夫婦坐了，其餘的分別坐下，清秋正挨着潤之，却和燕西對面坐下。潤之推了他一推，低着頭輕輕的笑道：坐到對面去罷，怎麼坐在我這裏？清秋輕輕的笑道：父親在這裏，不要說了，多難爲情？潤之依舊推了推他道：去罷去罷。清秋兩手極力的按住棹子，死也不肯移動，滿堂的人，都含笑望着他。鵬振正和玉芬坐在並排，便回轉頭去，輕輕的笑道：你瞧，就



是這樣，不坐在一處的，他們毫不注意，能坐在一處的，又很認爲平常的事。玉芬回了頭，斜看了鵬振一眼，輕輕道：耍骨頭。說畢，他看見下方還有一個空位，就坐到下方去了。道之又和鵬振緊鄰，却拿筷子頭，插了兩下，旁人看見，都爲之一笑。這一餐飯，大家都是吃得歡歡喜喜的。吃完了飯，大家也就不避開金銓公開的說，打牌打撲克。金太太也就邀了二太太佩芳玉芬共湊一棹麻雀牌。金銓也背了兩隻手，站在他們身後，轉着看牌。清秋是因爲第一次在外過年，少不得想到他的母親，一人輕輕悄悄的步回房去了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

金粉世家 (全十二集)

【一至六集定價銀五元】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發行所 上海各省 世界書局

張恨水先生傑作

金粉世家

全十二册 定價十元

春明外史

全十二册 定價十元

落霞孤鶩

全四册 定價三元五角

滿江紅

全四册 定價三元五角

美人恩

全一册 定價一元一角

世界書局印行

